

本足

胡林翼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讀史兵略

卷八 通鑑漢紀

益陽胡林翼纂

章帝建初元年。酒泉太守段彭等，兵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謁者王蒙等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勒時，尙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衣屨穿決，形容枯槁。中郎將鄭衆爲恭以下洗沐易衣冠。上疏奏：「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弩爲糧，前後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恭至雒陽，拜騎都尉，詔悉罷戍，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舉國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爲龜茲所滅耳。誠不忍見漢使去。」因以刀自剄。超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曰：「依漢使如父母，誠不可去。」互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更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茲，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殺六百餘人，疏勒復安。（胡氏引章懷注謂：「車師前王居交河，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按卽今土魯番城也。尉頭國，今那林河南沖巴噶什布魯特游牧地。）

五年。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卽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爲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耳。前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胡氏曰：「南面以西爲右。」）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延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危，自孤守疏

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慈嶺可通，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旣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者。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爲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會徐幹適至，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欲進攻龜茲，以爲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按延者，卽焉耆，猶扞彌之爲拘彌，譯音無正字也。）

元和元年，帝復遣假司馬和恭等將兵八百人詣班超。超因發疏勒、于寘兵擊莎車，莎車以賂誘疏勒王忠，忠遂反，從之西保烏卽城。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爲疏勒王，悉發其不反者以攻忠，使人說康居王執忠以歸其國，烏卽城遂降。

三年，燒當羌迷吾與弟號吾及諸種反，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督烽掾李章追之，生得號吾，將詣郡，號吾曰：「獨殺我無損於羌，誠得生歸，必悉罷兵，不復犯塞。」隴西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卽爲解散，各歸故地，迷吾退居河北歸義城。（胡氏曰：「河北，逢留大河之北也。歸義城，本漢所築，以招來諸羌之歸義者。」）

疏勒王忠從康居王借兵，還據損中。（胡氏曰：「余按西域傳，靈帝建寧三年，涼州刺史孟佗遣兵討疏勒，攻楨中城。」）遣使詐降於班超，超知其姦而僞許之，忠從輕騎詣超，超斬之，因擊破其衆，南道遂通。（按楨中，揮中訛，由形近，無從是正，今存疑。）

章和元年。護羌校尉傅育欲伐燒當羌，爲其新降，不欲出兵，乃募人鬪諸羌，胡不肯，遂復叛出塞，更依迷吾，請發諸郡兵數萬人共擊羌，未及會，三月，育獨進軍，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遣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三兜谷，不設備，迷吾襲擊，大破之，殺育及吏士八百八十人，及諸郡兵到，羌遂引去，詔以隴西太守張紆爲校尉，將萬人屯臨羌。三兜谷，今碾伯縣西，起塔鎮土司，臨羌，今西寧縣地，皆屬西寧府。

羌豪迷吾復與諸種寇金城塞，張紆遣從事河內司馬防與戰於木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迷吾將人衆詣臨羌，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伏兵殺其首豪八百餘人，斬迷吾頭以祭傅育冢，復放兵擊其餘衆，斬獲數千人。迷吾子迷唐與諸種解仇，結婚交質，據大小榆谷以叛，種衆熾盛，張紆不能制。木乘谷在大河北，湟水南，大小榆谷，今貴德廳東撒拉土司界。

是歲，班超發于窴諸國兵，共二萬五千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溫宿、姑墨尉頭兵，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窴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窴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胡氏曰：「班超時爲將兵長史，蓋西歸疏勒也。」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胡氏曰：「使生口得歸，言將散去也。」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窴，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二年，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秋七月，南單于上言：「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伐，破北成南，共爲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臣等生長漢地，開口仰食，歲時賞賜，動輒億萬，雖垂拱安枕，慙無報效之義，願發國中及諸郡精兵，分道並出，期十二月同會虜地。臣兵衆單少，不足以防內外，願遣執金吾耿秉、度遼將軍鄧鴻，及西河、雲中、五原、朔方、上郡太守，并力而北，冀因聖帝威神，一舉平定。臣國成敗要在今年，已敕諸部嚴兵馬，唯裁哀省察。」太后以示耿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欲臣虜匈奴，未遇天時，事遂無成。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

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一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議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夫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彊者爲雄，弱者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深昭天地之明，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鈔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卽危矣。誠不可許。」會竇憲以事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冬十月乙亥，以憲爲車騎將軍，伐北匈奴，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胡氏曰：「北軍五校屯騎、越騎、步兵、長水、射聲，五校尉所掌宿衛兵也。」

公卿舉故張掖太守鄧訓，代張紆爲護羌校尉。迷唐率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小月氏胡。胡氏曰：「匈奴破月氏，月氏西徙，其餘衆保南山，不得去者，號小月氏。」訓擁衛小月氏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涼州吏民，命縣絲髮，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圍門，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卽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鬪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大小莫不感悅。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叔父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胡氏曰：「秦威服四夷，故夷人率謂中國人爲秦人。」掩擊迷唐於寫谷，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榆居頗巖谷，衆悉離散。胡氏曰：「大小榆谷，杜估曰：『大小榆谷在漢榆中縣，今在蘭州五泉縣界。』按水經：『大小榆谷在漢金城郡塞外，河水過大小榆谷北，又東。」

過河關縣北，又東過宄吾縣北，又東過榆中縣北。榆中縣與大小榆相去甚遠，杜估說非。按胡氏說是。今西寧府貴德廳東撒拉土司地也。

和帝永元元年。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度河，掩擊迷唐大破之，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迷唐收其餘衆，西徙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畔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餘皆款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修理塙壁而已。

竇憲將征匈奴，三公九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爲「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朱由懼，遂不敢復署議，而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前後且十上，衆皆爲之危懼。安隗正色自若。夏六月，竇憲耿秉出朔方雞鹿塞，南單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出稠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夔耿譚將南匈奴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洛山大破之，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靺海，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甚衆，雜畜百餘萬頭，諸裨小王率衆降者，前後八十一部，二十餘萬人。憲秉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時虜中乖亂，汜諷及北單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令修呼韓邪故事，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靺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關，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胡氏曰：「關駟十三州志云：『靈渾縣有大道，西北出雞鹿塞。』按在今河套騰格里泊東北，西拉木倫河西岸，滿夷谷，胡氏云：『南單于庭，在西河美稷後鄧鴻討逢侯，兵至美稷，逢侯乘冰度隘，向滿夷谷，可知在美稷西北。』按今河套哈楚爾河北界也。稠陽塞，章懷謂「在勝州銀城縣。」按即田五原郡石門障之光祿塞也。稽洛山，疑三音諾顏左翼右旗額布根山。私渠北靺海，疑鄂羅克泊燕然山，在三

音諾顏旗，今鄂爾哲圖都蘭哈拉山。西海，卽袁朋察漢泊。三音諾顏右翼中末旗。

二年。月氏求尙公王。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蔥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使飢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鈔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三年。遣耿夔任尙出居延塞，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北單于旣亡，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衆數千人，止蒲類海。遣使款塞，竇憲請遣使立於除鞬爲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宋由等以爲可許，袁安任隗奏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漢已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追述先志，成就其業。况屯首創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蕃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險急負勢，言辭驕訐，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

四年。護羌校尉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羌胡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爲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僞，僞歎息曰：「此爲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之祠，每有疾病，輒詣禱求福。蜀郡太守聶尙，代訓爲護羌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遣譯使招呼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旣還，遣祖母卑缺詣尙，尙自送至塞下，爲設祖道，令譯田汜等五人護送至廬落。迷唐遂反，與諸種共生屠裂汜等，以血盟詛，復寇金城塞，尙坐免。

五年，護羌校尉賈友遣譯使構離諸羌，誘以財貨，由是解散。乃遣兵出塞，攻迷唐於大小榆谷，獲首虜八百餘人，收麥數萬斛。遂夾蓬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度兵擊迷唐。迷唐率部落遠徙，依賜支河曲。（按賜支卽折支，今貴德廳西南和碩特左右翼中旗地。）

六年，以執金吾朱徽行度遼將軍。時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單于無由自聞。崇因與朱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必未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杜崇、朱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他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橫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賞賜，亦足以威示百蠻。」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朱徽遣吏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旣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郡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喜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立師子爲亭，獨尸逐侯鞬單于。南單于師子立，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護士與戰，破之。於是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冀鞬曰：「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民，燔燒郵亭廬帳，將車重向朔方，欲度幕北。」九月癸丑，以光祿勳鄧鴻行車騎將軍，與越騎校尉馮柱行度遼將軍朱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

郡國迹射，緣邊兵，爲桓校尉任尙，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中郎將杜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冬十一月，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解圍去，向滿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杜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烏桓，要擊逢侯於滿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而還。〔胡氏曰：「漢邊郡有牧師苑，以養馬，此牧師苑城也。大城塞，故屬西河郡。」按北牧師苑，宜在偏關縣河外西南。大城塞，在烏蘭木倫河西北。〕

九年，燒當羌迷唐率衆八千人，寇隴西，脅塞內諸種羌，合步騎三萬人，擊破隴西兵，殺大夏長。詔遣行征西將軍劉尙，越騎校尉趙世副之，將漢兵羌胡共三萬人，討之。尙屯狄道，世屯枹罕，尙遣司馬寇盱監諸郡兵，四面並會，迷唐懼，棄老弱奔入臨洮南，尙等追至高山，大破之，斬虜千餘人。迷唐引去，漢兵死傷亦多，不能復追，乃還。〔大夏，今河州東南狄道，今爲州枹罕，卽河州治，皆屬蘭州府。洮南，胡氏曰：「臨洮南山。」是也。〕

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隴麋相曹鳳上言：「自建武以來，西羌犯邊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爲固。又近塞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故能彊大，常雄諸種，恃其拳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亡逃棲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徙金城西部都尉以戍之，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耆，後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承初中，諸羌叛，乃罷。〔按隴麋，今鳳翔府旃陽縣。西海郡，王莽立，在今青海上。龍耆，胡氏曰：「卽龍支，今鄯州縣。」宋白曰：「本漢允吾縣地，以西縣龍支堆爲名。」按在今西寧府東，碾伯縣南，臯蘭縣西北也。〕

班超久在絕域，年老思土，上書乞歸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謹遣子勇，隨安息獻物入

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朝廷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曰：「蠻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原，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爲上損國家累世之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古者十五^歲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故妾敢觸死爲超求哀，乞超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家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超至維陽，拜爲射聲校尉。九月，卒。超之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尙，代爲都護。尙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君數當大位，豈班超所能及哉？必得不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尙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尙後竟失邊和，如超所言。（胡氏曰：「爲任尙徵還漢失西域張本。」）

漢帝延平元年，鮮卑寇漁陽，漁陽太守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難量，宜且結營，先令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銳，怒欲斬之。遂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沒於陳。

詔以北地梁懂爲西域副校尉，懂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攻都護任尙於疏勒。尙上書求救，詔懂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懂未至而尙已得解，詔徵尙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城小，梁懂以爲不可固，乃譎說龜茲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民固諫，白霸不聽。懂既入，遣將急迎段禧，趙博合軍八九千人，龜茲吏民並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懂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龜茲乃定。（胡氏曰：「班超爲都護居龜茲，它乾城梁

「權非不健鬪，然終不能定西域者，徒勇而無策略也。」

安帝永初元年。初，燒當羌豪東號之子麻奴隨父來降，居於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吏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及王宏西迎段禧，發金城隴西、漢陽羌數百千騎與俱，郡縣迫促發遣，羣羌懼遠屯不還，行到涇泉，頗有散叛。諸郡各發兵邀遮，或覆其廬落，於是勒姐、當煎、大豪、東岸等愈驚，遂同時奔潰。麻奴兄弟因此與種人俱西出塞，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長懦不能制。丁卯，赦除諸羌相連結謀叛逆者罪。（胡氏引續漢書曰：「鍾羌九千餘戶，在隴西臨洮谷。」隴道，隴坻之道也。」余按隴道今渭北諸山，在鍾羌之東北，銅鏡，曠日人遙望之，以爲兵也。）

二年。鄧騭使任尙及從事中郎河內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於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羌衆遂大盛，朝廷不能制。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而轉運難劇。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先坐法，輪作若盧，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方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爲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留征，四校尉任尙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民之仇報，奔北之恥雪矣。」書奏，會奏準上疏薦參，太后卽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十一月辛酉，詔鄧騭還師，畱任尙屯漢陽，爲諸軍節度。（余按平襄，章懷以爲故襄戎邑，今鞏昌府通渭縣。）

四年。謁者龐參說鄧騭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三輔，騭然之，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郎中陳國虞詡言於太尉張禹曰：「若大將軍之

策不可者三：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此不可一也。涼州既棄，卽以三輔爲塞。（胡氏曰：「隴西安定北地，皆涼州所部，涼州既棄，則三輔爲極邊。」）則圍陵單外，此不可二也。諺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胡氏曰：「前書秦漢以來，山西出將，山東出相，秦時鄼白起、潁陽王翳、漢興、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賦賢，皆名將也。丞相則蕭、曹、魏、鄧、韋、平、孔、翟之類也。」）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土風壯猛，便習兵事。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涼州士民，所以推鋒執銳，蒙矢石於行陳，父死於前，子戰於後，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今推而捐之，割而棄之，民庶安土重遷，必引領而怨曰：「中國棄我於夷狄。」雖赴義從善之人，不能無恨。如卒然起謀，因天下之飢餓，乘海內之虛弱，豪雄相聚，量材立帥，驅氏羌以爲前鋒，席卷而東，雖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如此，則函谷以西，圍陵舊京，非復漢有此不可三也。（胡氏曰：「見後北宮伯玉、王國、閻忠、馬騰、韓遂之變，卒如誦言。」）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誦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也。禹曰：「吾意不及此，徵子之言，幾敗國事。」誦因說禹：「收羅涼州豪傑，引其牧守子弟於朝，令諸府各辟數人，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禹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誦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慰之。鄧騭由是惡誦，欲以吏灋中傷之。會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誦爲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誦笑曰：「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無以別利器，此乃吾立功之秋也。」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曰：「君儒者，當謀護廟堂，乃在朝歌，甚者君憂之。」誦曰：「此賊犬羊相聚，以求溫飽耳，願明府不以爲憂。」稜曰：「何以言之？」誦曰：「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不過百里，而青冀之民，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泉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胡氏曰：「誦欲用度外之人，以制羣盜，恐郡守循常襲故，以文灋繩之，故先以此言於稜。」）及到官，設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

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貫其罪。（胡氏曰：「此三等人，皆惡少年，負宿罪者也，悉貫之，使入賊爲間。」）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備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裙，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縣境皆平。（虞詡收羅涼土豪傑之說，甚精。如使守令將弁，降附營官，各薦達材藝，不拘一途，不問出身，破資格而用之，則人有自奮之路，取於爲非，而英雋旣拔，頑梗易除，上無遺賢，下無沈滯，勝於誅鉅遠矣。涼州，今甘肅府名。朝歌，今衛輝府淇縣西。）

先零羌復寇襄中，鄭勤欲擊之，主簿段崇諫，以爲「虜乘勝，鋒不可當，宜堅守待之。」勤不從，出戰大敗，死者三千餘人。段崇及門下史王宗、原展，以身扞刃，與勤俱死。

五年，漢陽人杜琦及弟季貢，同郡王信等，與羌通謀，聚衆據上邽城。冬十二月，漢陽太守趙博遣客杜習刺殺琦，封習討姦侯。杜季貢、王信等，將其衆據樛泉營。（按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府及秦州等地。上邽縣，在秦州樛泉營在秦州西北。）

六年，侍御史唐喜討漢陽賊王信，破斬之。杜季貢亡從滇零。是歲滇零死，子零昌立，年尙少，同種相莫爲其計策，以季貢爲將軍，別居丁奚城。（丁奚城，胡氏以爲靈州縣，按在今甯夏府靈州。）

元初元年，詔遣兵屯河內，通谷衝要三十六所，皆作塢壁，設鳴鼓，以備羌寇。（胡氏曰：「自太行北至恆山，限隔并冀，其間多有谷道以相通，茲於衝要之地，作塢壁以備羌寇。」按今澤州路安一帶是也。）

二年，詔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雄超之于也。以左馮翊司馬鈞行征西將軍，督關中諸郡兵八千餘人，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並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右扶風仲光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散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冬十月乙未，光等兵敗並沒，死者三十餘人。鈞乃遁還。龐參旣失期，稱病引還，皆坐徵下獄。鈞自殺。時度遼將軍梁懼

亦坐事抵罪。校書郎中扶風馬融上書稱：「參愷智能，宜宥過責效。」詔赦參等，以馬賢代參領護羌校尉。復以任尙爲中郎將，代班雄屯三輔。懷令虞詡說尙曰：「兵饑弱不攻疆，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屯兵二十餘萬，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貢於丁奚城，破之。太后聞虞詡有將帥之略，以爲武都太守。羌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嶺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俾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胡氏曰：「詡知賊退遇水，必踏淺而度，因於其處設伏以待之。」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壁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民，開通水運。胡氏曰：「此嶠谷當在陳倉縣界，卽今之大散關，非宏農澠池縣之嶠山也。詡案行川谷，自徂至下辨，數十里，燒石藟木，開漕船道。」余按勇士縣在蘭州府金縣東北，丁奚城在甯夏府靈州西南。嶠谷，胡氏說是，今漢中府鳳縣赤亭，胡以爲在武都者，是今階州成縣，卽杜詩之赤亭也。

六年。初，西域諸國旣絕於漢，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與共爲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乃上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復來降。（伊吾，今哈密。）

永甯元年。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史索班等，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於曹宗，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彊盛，於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諸郡，城門盡閉。孝明皇帝深惟廟策，乃命虎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怨，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於前負，欲報雪匈奴，而不尋出兵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况今府藏未充，師無後繼，是示弱於遠夷，暴短於海內，臣愚以為不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勇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後置副校尉於車師，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此等雖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便。」長樂衛尉鐔顯，廷尉綦毋參，司隸校尉崔據，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信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須復有畫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

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爲鈔盜，則可矣；如其不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歸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於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西，大被其害。胡氏曰：「謂未能如勇計，出屯博蘭西也。然使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於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

沈氏羌寇張掖，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於張掖，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時當煎等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降張掖，殺長吏。胡氏曰：「馬賢於時爲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士，宜其有射姑山之敗也。」

建光元年，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賢將先零種擊之，戰於牧苑，不利。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於令居，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招引之，諸種降者數千。麻奴南還湟中，鸞鳥，今武威縣東南，羌戎貴種至今猶然。湟中，今西甯府北。

延光二年，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

臣在京師，亦以爲西域宜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陳忠上疏曰：「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旣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外無以威示百蠻，感國滅土，非良計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於是復以班勇爲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按蒲類海，今巴爾庫爾泊，秦海，今哈喇塔拉額西柯泊，皆在哈密北。昆侖塞，今安西州西南，宜禾都尉所居，唐之瓜州常樂縣東也。柳中，胡氏曰：「在後部金滿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云：「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爲柳中縣。」按卽今土魯番西，不在金滿城北也。

三年，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三綬，疑當作王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復通，還屯田柳中。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爲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時鮮卑數寇邊，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耿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脅呼尤徽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甯死不能相隨。」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胡氏曰：「衝要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

四年。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入千餘人，生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按此報仇雪恥之師也。）

順帝永建元年。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胡氏曰：「李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於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爲南部聲援耳。）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車師無復虜跡。（胡氏曰：「西域傳：『卑陸、蒲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爲六國。』」余按東且彌王在今鎮西府宜禾縣東枯梧河，未詳也。）

二年。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起，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胡氏曰：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淸淨。』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微功，法所必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按據胡注所云雀離關，今庫車城北之木素爾嶺也。）

六年。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

司馬一人（按屯田積穀，爲軍政之基。）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微，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爲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傲備。續上移田還湟中，羌意乃安。（兩河間，謂湟河南，大河北。）

陽嘉元年。耿曄遣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胡氏曰：「無慮，因醫無慮山，以名縣。」余按今錦州府廣甯縣。）

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賦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漣中蠻，各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按澧中，今澧州；漣中，今永順府桑植縣。）

二年。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殺，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勢轉盛。（按象林，今越南國西境地。）

三年。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不剋，爲所攻圍。歲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尙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

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被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趾。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佛寺，由是嶺外復平。

五年，南匈奴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爲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胡氏曰：「龜所施行，必有未究其方略者，而遽坐免也。」）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况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壘，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夜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而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初，那離等旣平，朝廷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虛刻，多所擾發，且凍傳難種，羌遂反。

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以尉都尉耿叔爲副，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屯漢陽。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按大震關，今鳳翔府隴州）。

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從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按離石，今汾州府永甯州夏陽，宜作定陽，今延安府宜川縣。五原，今蘇爾哲河南）。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爲賢老，不如太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犯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被之。臣又聞吳起爲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涸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按所謂危難之世，各賢其臣也。）

六年，征西西軍馬賢與且凍羌戰於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圍陵，殺掠吏民。武都太守趙中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爲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諛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爲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興大害。微勝則虛

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扶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扣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胡氏曰：「羌居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者，謂之東羌；居隴西漢陽，延及全城塞外者，謂之西羌。射姑山在北地，今慶陽府環縣。」

荊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荊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自招招集，開示威法。半歲間，餘類悉降。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按此招降之法。）

漢安元年，梁冀恨張綱，思有中傷之時。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塞壘。綱於門罷遣吏民，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恩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冤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孫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按招降之法，第一在引召爲吏，所謂拔其尤也。賢於他法箝制多矣。）

建康元年。護羌從事馬元，爲諸羌所誘，將羌衆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琚追擊元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鶴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遂衰耗。詔封冲子爲義陽亭侯。（按建威，宜依章懷注作武威。鶴陰，卽鶻陰，今蘭州府靖遠縣西北。）

冲帝永嘉元年。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廩。（胡氏曰：「前書音義曰：『牢，價值也。稟，給也。』」李賢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爲牢。』斷，割也。減割牢廩而盜之。」）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猶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胡氏曰：「謂立賞格，錢邑以功之高下爲差。錢，賜錢也。邑，封邑也。」）又議遣太尉李固未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爲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按東城，今鳳陽府定遠縣東南。）

桓帝永興元年。車師後部王阿羅多，與戊部候嚴皓不相得，忿戾而反，攻圍屯田，殺傷吏士。後部候焜遮領餘民畔阿羅多，詣漢吏降。阿羅多迫急，從百餘騎亡入北匈奴，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後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爲

王，後阿羅多復從匈奴中還，與卑君爭國，頗收其國人。戊校尉嚴詳慮其招引北虜，將亂西域，乃開信告示，許復爲王，阿羅多乃詣詳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爲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部人三百帳與之。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反，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安定屬國都尉敦煌張奐初到職，壁中唯有二百許人，聞之，卽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茲縣，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共擊莫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宥。羌豪遺奐馬二十匹，金鏤八枚，奐於諸羌前以酒酌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前此入都尉率好財貨，爲羌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無不悅服，威化大行。（按胡云：「安定屬國都尉治三水縣。」今平涼府固原州東北長城，今榆林府東北與美稷縣鄰。龜茲今綏德州米脂縣。）

二年，初，鮮卑檀石槐勇健有智略，部落畏服，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爲大人。檀石槐立庭於彈汗山，歌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鈔綠邊，北拒丁零，東却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秋七月，檀石槐寇雲中，以故烏桓校尉李膺爲度遼將軍，膺到邊，羌胡皆望風畏服，先所掠男女，悉詣塞下送還之。（按彈汗山今察哈爾左翼正紅旗南，歌仇水今奇爾泊，高柳今大同府陽高縣西北。）

泰山瑯邪賊公孫舉、東郭寶等聚衆至三萬人，寇青兗徐三州，破壞郡縣，連年討之，不能克。尙書選能治劇者，以司徒掾潁川韓韶爲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流民萬餘戶入縣界，韶開倉賑之，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按贏今泰安府萊蕪縣，在瑯邪西，瑯邪今青州府諸城等地。）

初，鮮卑寇遼東，屬國都尉段穎率所領馳赴之，旣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穎，穎於道僞退，潛於

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頰。頰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爲璽書，當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拜議郎。至是，詔以東方盜賊昌熾，令公卿選將帥有文武材者。司徒尹頌薦頰，拜中郎將，擊舉寶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頰爲列侯。（按遼東屬國都尉治今錦州府廣甯縣。）

延熹元年。

南匈奴諸部並叛，與烏桓鮮卑寇緣邊九郡。帝以京兆尹陳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材，而忝鷹揚之任，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墉垣，民數更寇虜，室家殘破，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陛下以百姓爲子，焉可不垂撫循之恩哉？古公西伯，天下歸仁，豈復與金鞶寶，以爲民惠乎？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爲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到職，州郡重足震栗，省息經用，歲以億計。詔拜安定屬國都尉張奐爲北中郎將，以討匈奴。奐爲桓、護、羌、度遼將軍，門引屯赤坑，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詞，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匈奴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以南單于車兒不能統理國事，乃拘之，奏立左谷蠡王爲單于。詔曰：「春秋大居正車兒，一心向化，何罪而黜？其遣還庭。」大將軍冀與陳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不爲胡虜所畏。一坐徵還，以種暠爲度遼將軍，龜遂乞骸骨歸田里，復徵爲尙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龜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種暠到營所，先宣恩信，

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皆來順服。焉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按陳龜自知無文武材，而能自言賢於後人，誤國矣。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斯人有焉。）

三年，西羌餘衆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晨薄校尉段熲軍，熲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熲追之，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降其餘衆而還。（胡氏曰：「郡國志」積石山在隴西郡河關縣西南。」李賢曰：「積石山在今鄯州龍支縣南。」禹貢云：「導河積石。」卽此是也。」按今人以爲小積石山在蘭州府河州西北，接西甯府界，卽唐述山也。大積石山乃導河處，在玉樹土司東。今日噶達素齊老山。）

四年，先零沈氏羌與諸種羌寇并涼二州。校尉段熲將湟中義從討之。（胡氏曰：「湟中有義從，胡卽小月氏胡也。」）涼州刺史郭閔貪共其功，稽固頑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叛歸。郭閔歸罪於熲，熲坐徵下獄，輸作左校。以濟南相胡閔代爲校尉。胡閔無威略，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唐突諸郡，寇患轉盛。泰山太守皇甫規上疏曰：「今猾賊就滅，泰山略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郿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更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誤中之言。臣素有痼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求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自烏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胡氏曰：「李賢曰：『言若求猛敵，不如撫以清平之政；明習兵書，不如郡守奉法，使之無反也。』」）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詔以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十一月，規擊羌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胡氏曰：「烏鼠山在首陽縣。沙州記曰：『寒嶺去太陽川三十里，有烏鼠同穴之山。』按在今蘭州府渭源縣西。」）

五年。沈氏羌寇張掖、酒泉。皇甫規發先零諸種羌，共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庵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先是安定太守孫嵩受取狼藉，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閔、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漢昌、飢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

艾縣賊攻長沙郡縣，殺益陽令，衆至萬餘人。謁者馬睦督荊州刺史劉度擊之，軍敗，睦度奔走。冬十月，武陵蠻反，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奔走，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設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旗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遁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據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棄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武陵蠻。先是，所遣將帥宦官多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請前武陵太守應奉與俱，拜從事中郎。十一月，緄軍至長沙，賊聞之，悉詣營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餘萬人。荊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規持節爲將，還督鄉里，旣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宦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羣羌，令其文降。帝璽書誚讓相屬，規上書自訟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舊都懼駭，朝廷西顧，臣振國威靈，羌戎稽首，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敢告勞。故取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前踐州界，先奏孫嵩、李翕、張稟旋師南征，又上郭閔、趙熹、陳其過惡，勞據大辟。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恥，載費馳車，懷糧步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讎以錢貨；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尙墳匈奴，以宮姬鎮烏孫，以

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擄叛羌，則良臣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違理乎？自承初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胡氏曰：「謂鄧騭敗於冀西，任尙敗於平襄，司馬鈞敗於丁奚城，馬賢敗於射姑山，趙冲敗於鵠陰河。」）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胡氏曰：「李賢曰：『言覆軍之將，旋師之日，多載珍寶，封印完全，使入權門。』」余謂此言以朝廷供軍之金幣，不發封識，而輸之權門也。）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糾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也。帝乃徵規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答。璜等忿怒，陷以前事，下之於吏。官屬欲賦斂請謝，規誓而不聽，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此漢之所以衰也。）

七年，荊州刺史度尙募諸蠻夷，擊艾縣賊，大破之，降者數萬人。桂陽宿賊卜陽、潘鴻等逃入深山，尙窮追數百里，破其三屯，多獲珍寶。陽、鴻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鬪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並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出。尙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並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尙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起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破平之。尙出兵三年，羣寇悉定，封右鄉侯。（桂陽，今湖南郴州。）

八年，荊州兵朱蓋等叛，與桂陽賊胡蘭等復攻桂陽太守任允棄城走，賊衆遂至數萬，轉攻零陵太守下邳陳球，固守拒之。零陵下溼，編木爲城，郡中惶恐，掾史白球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復言者斬。」乃弦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此則今划車弩之類。）賊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時戶尙徵還京師，詔以尙爲中郎將，率步騎二萬餘人救球，發諸郡兵并勢討擊，大破之，斬蘭等首三千餘級，復以尙爲荊州刺史。蒼梧太守張敘爲賊所執，及任允皆

徵棄市。胡蘭餘黨南走蒼梧，交趾刺史張磐擊破之，賊復還入荊州界。度尚懼爲己負，乃僞上言：「蒼梧賊入荊州界。」於是徵磐下廷尉，辭狀未正，會赦見原。磐不肯出獄，方更牢持械節，獄吏謂磐曰：「天恩曠然，而君不出可乎？」磐曰：「磐備位方伯，爲尚所枉，受罪牢獄。夫事有虛實，法有是非，磐實不辜，赦無所除，如忍以苟免，承受侵辱之恥，生爲惡吏，死爲敝鬼，乞傳尚詣廷尉，面對曲直，足明真僞。尚不徵者，磐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望塵受枉。廷尉以其狀上，詔書徵尚到廷尉，辭窮受罪，以先有功，得原。」胡氏曰：「零陵郡武帝置。」宋白曰：「郡古理在今全州清湘縣南七十八里，古城存焉。」按漢初治零陵，今全州之北，後漢移治泉陵，卽今永州府也。

段頴擊破西羌，進兵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敗散，凡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降者萬餘落，封頴都鄉侯。

卷九 通鑑漢紀

靈帝建甯元年。初，護羌校尉段頴，既定西羌，而東羌先零等種猶未服，度遠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旣降又叛。桓帝詔問頴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令頴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頴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旣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有自亡之勢，欲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近居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縱橫之勢，而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匈奴諸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脅下，如不加誅，禍就滋大。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

郡縣得反。土伏討永和。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民，則永甯無期。臣庶竭驚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頽於是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頽衆皆恐。頽乃令軍中長鏃利刃，長矛三重，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謂將士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馳騎於旁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太后賜詔書褒美曰：「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頭錢二十萬，以家一人爲郎中。」敕中藏府調金錢綵物，增助軍費，拜頽破羌將軍。彭陽卽彭原，在今慶陽府安化縣西南。高平在其西，今平涼府固原州也。杜佑云：「平高縣，漢之高平，逢義山宜在其東。」

段頽將輕兵追羌出橋門，晨夜兼行，與戰於奢延澤，落川令鮮水上，連破之。又戰於靈武谷，羌遂大敗。秋七月，頽至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段頽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輒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承寧之算。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誓言，故臣謀得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污野，傷和致戾。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略人物，發冢露尸，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樹，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案奐爲漢吏，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擴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蛇虺於室內也。故臣奉

大漢之感，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胡氏引水經佚文云：「橋門，橋山之長城門也。」又云：「奢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流入於河。」此水經注沮水之佚文也。梅磻時猶存，可寶貴也。梅磻又言：「令鮮水非張掖之合黎水。」精極。按上言洛州，下言令鮮水，疑慶陽府安化縣之泥水也。梅磻又言：「漢靈武縣，非唐靈州之靈武。」亦確。靈武在靈州東南，環縣西北，鎮原之北。涇陽，今平涼縣西，漢陽山谷，秦州渭北諸山也。）

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段熲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熲於是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五十里，遣騎司馬田晏、假司馬夏育將五千人先進擊破之，羌衆潰東，奢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谷上下門，熲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秋七月，熲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段熲討羌，起於安定，高平，羌敗則追至上郡，奢延及大敗於靈武谷，乃追至安定，涇陽諸羌散入漢陽山谷間，聚屯凡亭山，凡亭既破，復聚射虎谷，熲乃於西縣結柵以遮之。以羌奔潰所趨考之，射虎谷在西縣東北，凡亭山當在射虎谷東北。蓋東羌爲熲兵所追，復欲西奔出塞，歸其舊來巢穴，而殲於是谷也。）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因與愷等挾東西山，縱兵奮擊破之，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熲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餘級，獲雜畜四十二萬七千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按凡亭山，杜佑作瓦亭山，在蕭關縣，今平涼府華亭縣西南，射虎谷，在今秦州西北，西縣在秦州南一百二十里，西和縣東北。）

三年。徵段熲還京師，拜侍中，熲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葺寢，與將士同甘苦，故皆樂爲死戰，所嚮有功。

熹平六年。護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爲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於朝堂。蔡邕議曰：「征討殊類，所由尙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賦充實，所括廣遠，數十年間，官民俱匱，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遁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一段熲自桓帝延熹二年擊西羌，至建甯二年始成功，凡十一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並力蠻夷。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癰疽，方今郡縣盜賊，尙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盛？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蠹之虜，校往來之數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早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耶？」帝不從。八月，遣育晏等三道出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

光和三三年。蒼梧桂陽賊攻郡縣，零陵太守楊琰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賢曰：「排囊，卽今囊袋也。」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殼弓弩及戰，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然馬驚奔突賊陳，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厚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梟其渠帥，郡境以清。荊州刺史趙凱，誣奏「琰實非身親破賊，而妄有其功。」琰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琰，防禁嚴密，無由自訟，乃噬臂出血書

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勢；及言凱所誣狀，辭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宥，拜議郎。凱受誣人之罪，宥之弟也。（蒼梧，今梧州府桂陽，今郴州）

五年。

板循蠻寇亂巴郡，連年討之，不能克。帝欲大發兵，以問益州計吏漢中程包。對曰：「板循七姓，自秦世立功，復其租賦，其人勇猛善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循救之，羌死敗殆盡。羌人號爲神兵，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竇賴板循，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亦倚板循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李容，亦以板循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或乃至自剄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無所叩愬。故邑落相聚以畔戾，非有謀上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選用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時皆降。

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大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覬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邾。元義數往來京

師，以中常侍封誥，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入關都尉。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嵩規之，兄子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倉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則盜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郎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鈞章示諸常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皇甫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儁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嵩進保長社。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篋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陳，賊驚亂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朱儁之擊黃巾也，其護軍司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虜彘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

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覺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黃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闒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甯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說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趙忠見其疏而惡之。按入關自東起，首汜水縣旋門坂，成臯坂也。次西北小平津，在鞏縣西北，大河渡口也。又西孟津，孟縣南，孟津縣北，大河渡口也。最西函谷新關，新安縣東北，從陝入洛之要隘。自西而南，則太谷洛陽西南，宜陽東北，鹿蹄諸山谷口也。洛陽正南，廣成苑，蒐狩之所，林木沮澤也。洛陽東南，則伊關伊水所貫，一曰龍門，卽闕塞山也。又東轅轅，在偃師東南之隘。長社，今長葛縣，郟陵，今郟城縣，皆屬許州地。

交阯土多珍貨，前後刺史多無備行，財計盈給，輒求遷代，故吏民怨叛，執刺史及合浦太守來達，自稱「柱天將軍」。三府選京令東郡賈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寃無所，民不聊生，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渠帥，爲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以安。巷路爲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胡氏曰：「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

皇甫嵩、朱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備。於是進封備西鄉侯，遷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郡，備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擊，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賄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關西董卓代

之。(按陽翟今禹州。西華今縣。廣宗今廣平府威縣。非今廣宗縣也。)

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按下曲陽今正定府晉州。)

北地先零羌及袍罕、河關羣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羣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初，武威太守倚恃權貴，恣行貪暴，涼州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刺史梁鵠懼，欲殺正和，以免其負，訪於漢陽長史救煌蓋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勳勳因此報之。勳曰：「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繼食鷹隼，欲其鷙也；鷙而烹之，將何用哉？」鵠乃止。正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後刺史左昌盜軍穀數萬，勳諫之，昌怒，使勳與從事辛曾、孔常、別屯阿陽以拒賊，欲因軍事罪之，而勳數有戰功。及北宮伯玉之攻金城也，勳勸昌救之，昌不從。陳懿旣死，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召勳等自救，辛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乎？」曾等懼而從之。勳至冀，誚讓章等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去。叛羌圍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爲羌所敗，勳餘衆不及百人，身被三創，堅坐不動，指木表曰：「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爲羌所執，羌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表勳領漢陽太守。(按袍罕今蘭州府河州，河關縣在其西。金城今蘭州府皋蘭縣西南。漢陽前漢天水郡，今鞏昌秦州地。阿陽今平涼府靜寧州南。冀今

靈昌府伏羌縣。畜官胡注引右扶風之苑師，疑同遠，宜在梧中聚，今伏羌縣南狐槃之東。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宏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宏，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逆，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山望之，顧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儁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散。（胡注引章懷注云：「精山在西鄂縣南。」按西鄂乃今南陽府南召縣。）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及黃龍、左校、于氐根、張白騎、劉石、左髭、文八、平漢、大計、司隸、絲城、雷公、浮雲、白雀、楊鳳、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躡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潯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奉飛燕爲帥，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附之，部衆寔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按潯陶縣今趙州甯晉縣西南，黑山在衛輝府濬縣西北，淇縣東北。已降之賊，莫妙於命之薦舉其部，以離其黨。）

北宮伯玉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時涼州兵亂不止，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尙書奏變廷辱大臣，帝以問燮。對曰：「樊噲以冒頓悖逆，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烈爲宰相，不念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善而從之。

張溫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溫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溫遣周慎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葭州、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軍重而退。溫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絕，乃於所度水中立橋以捕魚，而潛從橋下過軍，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鳴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名公垂意於卓，不卽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出（按美陽，今武功縣，杜佑謂本前漢類陽縣，非也。類陽，今富平縣。榆中，今蘭州府金縣。葭州，疑在渭源縣。望垣縣，今秦州西，其北卽望垣峽也。所度水，卽渭水。）

四年。韓遂擁兵十餘萬，涼州刺史耿鄙討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羣惡爭勢，其難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殺鄙，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俟有道而輔之。」言未終，燮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耶？聖達節，次守節，殷紂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循泉太守黃衍說燮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爲吾屬帥乎？」燮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爲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竄掠三輔。按狄道州，今屬蘭州府。漢陽，今秦州。

初，張溫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漁陽張純請將之，溫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以牢襄、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桓大人邱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碁稠。右北平太守劉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敕公卿奉迎。」按肥如今永平府盧龍縣，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之於此。」

五年，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爲：「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牧伯，選清名重臣以居其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爲盜所殺，朝廷遂從焉議，遷列卿。

尙書爲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爲益州牧。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張純與邱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爲邱力居等所圍，糧盡衆潰，士卒死者十五六。（按胡氏引李賢云：「石門山名在營州柳城西南。」按今土默特右翼旗。）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日不拔。（按陳倉，今鳳翔府寶雞縣。）

六年，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曹操變易姓名，間行東歸，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董卓書，功曹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桀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渤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爲國，何謂袁董？」馥有慚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爲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爲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豪桀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世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

啓乎？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尙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爲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闚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特衆怙力，將各碁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胡氏曰：「此數語公業雖以釋言於卓，然關東諸將，情態實不過如此。」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爲爪牙，譬猶驅虎兕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

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卽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欲詣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胡氏曰：「陳壽志曰：『堅以牛酒誘之。』吳歷曰：『堅詐疾以誘之。』」零，謂零陵、桂，謂桂陽二郡也。）

詔以北軍中侯劉表爲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衰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

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袁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爲下所患，若使人示之以利，必以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入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胡氏曰：「荆部在江南者，長沙、武陵、零陵、桂陽四郡也，爲劉表專制荊州張本。」按零陵，今永州府桂陽郡，今郴州等處。宜城縣，今屬襄陽府。胡注所云「漢壽」，乃前漢之索縣，今常德府武陵縣東也。襄陽縣，屬今襄陽府。）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強，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操兵敗，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冀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能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塞輻輳，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胡氏曰：「觀操之計，但欲形格勢禁，待其變起於下耳，非主於戰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矢天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按成臯，今汜水縣滎陽，今滎澤縣，汴水在其北。酸棗，今延津縣。孟津縣，今屬河南府。析，今內鄉縣。丹水，廢縣，在其西。武關，在商州東。河內，卽懷慶府。）

以幽州牧劉虞爲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

餘以足之時處虞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胡氏曰：「上谷舊有關市，與胡人貿易，漁陽舊有鹽官鐵官。」）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溫卹，為安立生業，流民皆忘其遷徙焉。

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魯陽，今汝州魯山縣。）

二年，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維，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胡氏曰：「陽人去魯陽百餘里。」）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踧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卻屯灇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要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憲，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

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袁兒，終亦死耳。」乃使諸將布在諸縣，而自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按梁縣故城在今汝州西，陽人聚又在梁縣西，澗池縣在洛陽西，陝州又在其西，安定郡今鎮原縣金城，今蘭州府。）

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袁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強，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辨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卽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自河內東之延津，使荀諝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袁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爲之奈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馥曰：「不如也。」「謙曰：『袁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並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尊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殺。奈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璜將瑯琊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旗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袁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閉閣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

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魏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邀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魏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搥折兩脚。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涸，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違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按延津，今衛輝府屬縣，古大河經其北。胡氏「引水經注」：「清水出河內修武縣，逕獲嘉，汲縣而入於河。」不至朝歌，惟淇水則逕朝歌耳。蓋俗亦呼淇水爲清水。據九州春秋：「紹時在朝歌，清水口，浮等自孟津東下，則兩軍皆舟行大河，而向鄴也。」清水口，卽淇口，南岸卽延津。按此注明晰言紹駐淇水，入河之宿胥口，而浮等順大河而東下，故夜過紹營也。東郡，今東昌府濮陽，今大名府開州。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西四十里。

青州黃巾寇渤海，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奔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按東光縣，今屬河間府。

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強大。袁紹袁術，亦自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瓚從弟越，助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書數紹罪惡，進兵。

攻紹冀州諸城，多叛紹從瓚。紹懼，以所佩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爲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稱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誠誠，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按陽城，今河南府登封縣。胡氏引水經注：「大河故瀆，東北逕西平昌縣，故城北分派，東入般縣，爲般河。」余據賢注又曰：「般卽爾雅九河鉤磬河也。」其枯河在今滄州樂陵縣東南，魏儀地形志：「安德郡般縣有故般河。」按在今濟南府德平縣東北，平原今爲縣，屬濟南府。

初，袁術之得南陽也，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徵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袁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豎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曲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衆就袁術，術復表賁爲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胡氏云：「樊城，仲山甫邑，在漢水北。」杜佑曰：「今安養縣。」劉昫曰：「鄧城，縣，漢之鄧縣，古樊城也。宋改安養縣。天寶元年，改爲臨漢縣。貞元二十一年，移縣古鄧城，乃改爲鄧城縣。」按樊城在襄陽府漢水北岸，去城二里，鄧又在其北，峴山在城南，去襄陽十里。

三年。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鞠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胡氏曰：「言勢不能相及也。越人習水，故以爲能救溺。」夫公孫瓚，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禽也。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胡氏曰：「水經大河右瀆，東北逕鉅鹿郡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橋亭北，又東北逕信都郡武強縣故城東。」此蓋於河瀆上作橋。注又云：「清河東北逕界橋亭東，水上有大梁，謂之界橋。」賢曰：「今貝州宗城縣側，有古界橋，此城近枯漳水，界橋當在此水上。」杜佑曰：「界橋在貝州宗城縣東。」按隋宗城縣，今廣平府威縣也。界橋在其北。曹操軍頓邱，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胡氏曰：「毒等時掠魏郡，屯於西山。」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羅於內黃，皆大破之。按頓邱，今大名府清豐縣西南，內黃縣，今屬彰德府。青州黃巾寇兖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官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甯生民。」鮑信等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兖州刺史操，遂進兵。

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兗州府今屬山東。壽張，今東平州西南，非今壽張縣也。）

董卓既誅，卓故部曲李傕、郭汜、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李賢曰：「叟兵，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擊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回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太常種拂曰：「爲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馗，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頌，吏民死者萬餘人，狼籍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胡氏引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曰宣平門。」）傕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傕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爲乎？」傕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爲呂布所殺，臣等爲卓報仇，非敢爲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傕等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感，乃下見之。己未，赦天下，以李傕爲揚武將軍，郭汜爲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爲中郎將，傕等收司隸校尉黃琬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右扶風，傕等欲殺允，恐二郡爲患，乃先徵翼。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兵共討傕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傕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詔曰：「宋翼豈儒，不足議大計。」傕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

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青州兵。（胡氏曰：「所降者，青州黃巾也，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畿

鍾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胡氏曰：「操之所以芟羣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穀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分。」楊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爲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爲「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惟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相報答。胡氏曰：「當是時，董昭在河內，鍾繇在長安，操不能使也，而各爲操道地，蓋聞其雄略，故先爲效用以自結也。」

四年。呂布將士多暴橫，袁紹患之，布因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箏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旦，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楊。

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飾其稟，俾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爲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奔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帝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

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材。」虞乃備禮，請以爲掾，具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趨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爲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惟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旣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皆將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學校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疇悉無納，令不爲寇。（按：薊城東南，疑今南苑也。居庸縣今宣化府延慶州，宋祁所謂「東連廬龍，碣石西屬太行常山，實天下之險者」是也。田疇所行，乃由宣化、大同、朔平、寧武、綏德、延安、同州諸府州，而至長安，故曰間道。無終，今玉田縣，無終子國也。徐無，今遵化州。西田疇規畫極精，擾亂之世，宜所取法，要在簡要而已。胡氏曰：「西關，卽居庸關北山，卽陰山。」按：朔方郡，今曰河套。）

興平元年。時曹操使陳宮將兵留屯東郡，宮遂以其衆潛迎呂布爲兗州牧。布至，張邈乃使其黨劉翽告荀彧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急召東郡太守夏侯惇於濮陽。惇來，布遂據濮陽。時操悉軍攻陶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荀彧，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

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程昱本東阿人，或謂昱曰：「今舉州皆叛，唯有此三城，官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度。昱至東阿，東阿令潁川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卒完三城以待操。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乃進攻之。（按後漢兗州治鄆城縣，今曹州府濮州。魏武創業始於此，濮陽在大名府開州。時劉先主爲豫州刺史，郭貢亦爲豫州，皆私相署置也。或與程昱共守鄆，故曰一州鎮，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惟鄆城與曹州府之范縣，兗州府陽穀縣之東阿不動，故曰惟有三城。倉亭津在范縣東北，去東阿六十里。胡氏曰：「東平國當亢父泰山之道，亢父在濟寧州西南，東平治任城，即濟寧州也。云亢父之險者，中原坦途，而濮甯有緹雲承，僅兩城，諸山下臨南陽湖故也。」）

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操夜襲破之，未及還，會布至，身自搏戰，自旦至日昃，數十合，相持甚急。操募人陷陳，司馬陳留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布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胡氏曰：「等人者，立等以募人及等者謂之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持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操乃得引去。拜韋都尉，令常將親兵數百人，繞大帳左右。濮陽大姓田氏爲反間，操得入城，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操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火而出，至營，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胡氏曰：「既自力勞軍，又促軍進攻者，恐旣敗之後，士氣衰沮也。」）

初，孫堅娶錢唐吳氏，生四男，策、權、翊、匡及一女。堅從軍於外，留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舒人周瑜，

與策同年，亦英達夙成，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旁大宅與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及堅死，策年十七，既葬，堅居江都，結納豪俊，有復讎之志。胡氏曰：「以父堅爲黃祖所殺也。」到壽春，見袁術，術甚奇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謂策曰：「孤用貴舅爲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爲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召募。」策遂與汝南呂範及族人孫河迎其母，詣曲阿依舅氏，因緣召募，得數百人，而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表拜懷義校尉。策騎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廡，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奸叛，當共疾之，何爲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按壽春今壽州，舒今廬州府廬江縣，江都縣今屬揚州府，丹陽郡今寧國府城涇縣今屬寧國府。按術云：「丹陽爲精兵之處。」唐猶有宣歙弩手之名，此與昭義步兵同一爲政在人也。

二年，呂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曹操攻之，布救蘭等，不勝而走，操遂斬蘭等。操軍乘氏，以陶謙已死，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荀彧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胡氏曰：『高祖取天下，令蕭何守關中，光武經營河北，令寇恂守河內，皆以爲王業根本。』」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胡氏引賢曰：「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已破李封薛蘭，若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采，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甄城范衛可全。胡氏曰：「衛謂濮陽。」其餘非己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隆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爲表裏，今東方皆已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千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先自困耳。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取，必人自爲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尙不可有也。」（胡氏曰：「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讎，必不心服於操，縱破其兵，猶不能有其地也。」）操乃止。布復從東，繹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操兵皆出收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操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並進，大破之，追至其營而還。布夜走，操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邱。布初見備，甚尊敬之，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悅。（按鉅野縣，今屬曹州府。乘氏縣在其西南。東繹，宋白曰：「今金鄉縣。」雍邱，今杞縣。）

初，丹陽朱治嘗爲孫堅校尉，見袁術政德不立，勸孫策歸取江東。時吳景攻樊，能張英等歲餘不克，策說術曰：「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定天下。「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乃許之，表策爲折衝校尉，將兵千餘人，騎數十匹，行收兵，比至歷陽，衆五六千，時周瑜從父尙爲丹陽太守，瑜將兵迎之，仍助以資糧。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胡氏曰：「英雄相遇於草澤，一見之頃，靡然爲之服役，此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樊能、張英敗走。策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者。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爲致死。策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邱閣糧穀戰具。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丹陽笮融，依繇爲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皆擊破之。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於曲阿，繇同郡太史慈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遼西韓當、零陵黃蓋輩也。慈便前鬪，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是解散。繇與策戰，兵敗走丹徒，策入曲阿，勞賜將士，發恩布令，告諭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不強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咸震江東。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

呂範言於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綱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暫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譬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卽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禮，著袴褶，執鞭詣閣下啓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胡氏引老子曰：「盜亦有道，儻無其道，安能爲盜哉？」）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彭城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及廣陵、秦松、陳、端等，亦參與謀議。策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胡氏曰：「策任張昭，昭何足以當管仲、策之斯言，蓋因北方人士書疏，從而歸重耳。英雄胸次，可易測邪？」）按歷陽，今和州。橫江，在和州東南。當利浦，其江之小浦，當爲今裕溪口也。牛渚營，今太平府東北二十里之采石。圻沈約曰：「秣陵，本名金陵，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按卽今江寧府南秣陵關。梅陵，胡注引唐志云：「宣州南陵縣有梅根鎮，今有梅根港。」按梅根在池州府銅陵縣，疑回遠，此皆秣陵城相近地，不得至彼也。梅陵，今上元縣東五十里，上下梅村也，在淳化鎮。東湖，熟縣，在上元縣東南。秣陵東北，江乘縣，在句容縣北。曲阿縣，今丹陽縣，在句容東。神亭，在丹陽西。丹徒縣，屬鎮江府，在丹陽西北。

張超在雍邱，曹操圍之急。超曰：「惟臧洪當來救吾。」（胡氏曰：「張超先爲廣陵太守，請臧洪爲功曹，委之以政。」）衆曰：「袁曹方睦，洪爲袁所表用。」（胡氏曰：「洪爲超使劉虞路梗，因寓於袁紹，紹表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必不敗好以招禍。」超曰：「子源天下義士，（胡氏曰：「臧洪字子源。」）終不肯本，但恐見制，強力不相及耳。」洪時爲東郡太守，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自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邱遂潰。張超自殺，操夷其三族。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洪邑人陳琳，以書喻之。洪復書曰：「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蒙主人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竄樂今日，自還接刃乎？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本州被侵，郡將違厄，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所獲申，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斯所以忍悲揮戈，收淚告絕，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投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而無聞焉。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已盡，外無彊救，洪自度必不免，呼將吏士民謂曰：「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將妻子出。」皆垂泣曰：「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為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可復食者，主簿啓內廚米三升，請稍以為饒粥。洪歎曰：「何能獨甘此耶？」使作薄糜，偏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將士。城陷，生執洪，紹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胡氏曰：『自袁安至袁隗，四世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司空，曾孫逢為司空，隗為太傅，凡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為兄，則洪府君亦宜為弟，同共戮力，為國除害，奈何擁衆觀人屠滅，洪惜力劣，不能推刃，為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見洪辭切，知終不為己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慚，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僞空復爾為。」容顧曰：「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宵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坐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

卷十

通鑑漢紀

建安元年

孫策將取會稽，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諸將欲先擊白虎等。策曰：「白虎等羣

盜，非有大志，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於固陵。策數渡水戰，不能克。策叔父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策從之。夜多然火為疑兵，分軍投查瀆，道襲高遷屯。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逆戰，策破昕等，斬之。朗乃詣策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命虞翻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策好游獵，翻諫曰：「白龍魚服，困於豫且，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按固陵，即西陵，在紹興府蕭山縣錢塘江南岸，查瀆在其西，高遷亭當查瀆口。）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瓦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贏，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裴旻請建置屯田，曹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按兵亂以後，荒田必多，能與屯田，則常可為救荒之備，變即以爲霸業之基。）

二年，袁紹與曹操書，辭語驕慢，操謂荀彧、郭嘉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惟智勝項羽，故羽雖彊，終為所禽。今紹有十敗，公有十勝，紹雖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也。桓靈以來，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攝，公糾之以猛，上下知制，此治勝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惟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得策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也。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不為虛美，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無不周，此

仁勝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也。紹好爲虛勢，不知兵要，公以少克衆，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也。操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未易圖也。」胡氏曰：「紹攻公孫瓚，而操乘間東取呂布，操擊劉備，而紹不能襲許，此其所以敗也。」操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西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克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惟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侍中尚書僕射鍾繇有智謀，若屬以西事，公無憂矣。」操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各遣子入侍。

泰山賊帥臧霸、裴瑗、邪相蕭建於莒，破之，霸得建資實，許以賂呂布而未送，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布不從。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所將七百餘兵，號令整齊，每戰必克，各陷陳營。布後疎順，以魏續有內外之親，奪其兵以與續，及當攻戰，則復令順將，順亦終無恨意。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

三年，曹操圍張繡於穰，會袁紹亡卒詣操，云：「田豐勸紹襲許。」操解穰圍而還，張繡率衆追之。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屯於安衆，守險以絕軍後。操與荀彧書曰：「吾到安衆，破繡必矣。」及到安衆，操軍前後受敵，操乃夜擊，僞爲遁，表繡悉軍來追，操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它日，或問操：「前策賊必破，何也？」操曰：「虜邊吾歸師，而與吾死地。」胡氏引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吾是以知勝矣。繡之追操也，謂止之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聽，進兵交戰，大敗而還。詡登城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兵勢有變。」胡氏曰：「言兵勢無常，審知其變，則因敗而爲勝。」果以勝還，乃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

「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也？」謂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曹公軍新退，必自斷後，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既無失策，力未盡而一朝引退，必國內有故也。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按安衆縣，今南陽府鎮平縣東南，在鄧州之穰縣東北，操遣許所必由也。）曹操欲自擊呂布，諸將皆曰：「劉表張繡在後，而違襲呂布，其危必也。」荀攸曰：「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從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往可破也。」操曰：「善。」操與劉備遇於梁，進至彭城。陳宮謂布：「宜逆擊之，以逸待勞，無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來，威著泗水中。」操遺布書爲陳福，布懼欲降。陳宮曰：「曹操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操軍食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欲使宮與高順守城，自將騎斷操糧道。布妻謂布曰：「宮順素不和，將軍一出，宮順必不同心共城守也。」布乃止。操掘塹圍下邳，積久，士卒疲敝，欲還。荀攸郭嘉曰：「呂布勇而無謀，今屢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兵圍之急，布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降。操謂陳宮曰：「公臺平生自謂智有餘，今竟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其見從，亦未必爲禽也。」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宮聞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老母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施仁政於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存否在明公，不在宮也。」操爲之泣涕，并布順皆縊殺之，召陳宮之母，養之終其身，嫁宮女，撫視其家，皆厚於初。（胡氏曰：「操厚陳宮之家，而不肯存孔融之嗣，必陳宮之妻子，可保其無能爲也。」按彭城，今徐州府下邳，今邳州在徐州東北一百五十里。泗水自沛縣逕徐州，至邳州，合沂水，東入淮。胡氏曰：「泗水東南流，過下邳縣西，沂水南流，亦至下邳縣西，而南入於泗，故併引二水以灌城。」水經註：「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

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張良遇黃石公處也。操於此處，引沂泗灌城。是也。

四年。袁紹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以攻許。沮授諫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未可

動也。宜務農息民，先遣使獻捷天子，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精騎，鈔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胡氏曰：「使紹能用援言，曹其殆乎？」）郭圖

審配曰：「以明公之神武，引河朔之彊衆，以代曹操，易如覆手，何必乃爾？」授曰：「夫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

憑彊，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且廟勝之策，不在彊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而受攻者也。

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授。許下諸將聞紹將攻許，皆懼。曹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

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壹，土地雖廣，糧食雖豐，適足以爲吾奉也。」荀彧曰：「紹兵雖多，而

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明，此數人者，勢不相容，必生內變。」顏良、文醜

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八月，操進軍黎陽。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按胡氏引章懷注及水經注，通典

諸文，以釋官渡，今開封府中牟縣北十二里也。地臨汴水，卽今之大河。）

揚州賊帥鄭寶，欲略居民，以赴江表，以淮南劉曄、高族名人，欲劫之，使唱此謀。曄患之，會曹操遣使詣州，有

所案問，曄要與歸家，寶來候使者，曄留與宴飲，手刃殺之，斬其首，以令寶。寶曰：「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

其衆數千人皆擊服，推曄爲主，曄以其衆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

僕宿無資。」（胡氏曰：「謂先無名位，爲之資也。」）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以相與耳。」（胡氏曰：「天下殺亂之

時，設有不幸爲衆推，當以劉曄爲法。」）勳以袁術部曲衆多，不能贍，遣從弟偕求米於上繚。諸宗帥不能滿數，

偕召勳使襲之。孫策惡勳兵彊，僞卑辭以事勳，曰：「上繚宗民數欺鄙郡，欲擊之，路不便，上繚甚富，寶願君伐之，

請出兵以爲外援。且以硃寶葛越賂勳，勳大喜。外內盡賀，劉擘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燎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也。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聽，遂伐上燎。至海昏，宗帥知之，皆空壁逃還。勳了無所得。時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將八千人屯彭澤，自與領江夏太守周瑜將二萬人襲皖城，克之，得術勳妻子及部曲三萬餘人。表汝南李術爲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城，皆徙所得民東詣吳。勳還至彭澤，孫贛孫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黃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上燎，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南；海昏，卽建昌縣；彭澤縣，今屬九江府皖城，今安慶府懷甯縣；流沂，胡氏云：「地近西塞。」則今大冶縣也；沙羨，今江夏縣。）

五年，曹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還軍官渡。紹乃議攻許田，豐曰：「曹操旣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胡氏引孫子兵法曰：「凡戰以正合，以奇勝。」注曰：「正者當敵，奇者擊其不備。」）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彊諫，忤紹，紹以爲沮衆，械繫之。

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沮授曰：「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任。」紹不聽。夏四月，曹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禽也。」操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邀之。操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而還。紹軍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徙其民循河而西。紹渡河追之，沮授諫曰：「勝負變化，不可不詳；今宜留屯延津，分兵官渡。若其克獲，還迎不晚；設其有難，衆弗可還。」紹弗從。授臨濟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辭。紹不許而意恨之。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一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如何去之。」操顧攸而笑。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操曰：「未也。」一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醜。醜與顏良皆紹名將也，再戰悉禽之。紹軍奪氣。《胡氏曰：「三軍以氣爲主，氣奪則其軍不振。」》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按白馬縣，今衛輝府滑縣，在漢大河之南，延津在其西南。）

初，孫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爲貢報讎。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

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丙午，策卒，時年二十六。權悲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甯哭時耶？」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周瑜自巴邱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張昭共掌衆事。（巴邱，今江西臨江府峽江縣。）

袁紹軍陽武，沮授說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軍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曹操出兵與袁紹戰，不勝，復還堅壁。紹爲高檣，（胡氏引賢曰：「釋名曰：檣者，露上無覆屋也。」）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而行。（胡氏引賢曰：「今之旁排也。」）操乃爲霹靂車，（胡氏引賢曰：「以其發石聲烈，震呼之爲霹靂，卽今之礮車也。」）發石以擊紹樓，皆破。紹復爲地道攻操，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操衆少糧盡，與荀彧或書，議欲還許，以致紹師。（胡氏引賢曰：「致，猶至也。」）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欲與公決勝敗，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穀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益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從之，乃堅壁持之。紹運穀車數千乘至官渡，荀彧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擊可破也。」操曰：「誰可使者？」彧曰：「徐晃可。」乃遣晃與史渙邀擊，破走之，燒其輜重。冬十月，紹復遣車運穀，使其將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送之。沮授說紹：「可遣蔣奇別爲支軍於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彧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可拔也。」許拔，則奉迎天子以討操，操成禽矣。如其未濟，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從。會攸家犯濫，審配收繫之，攸怒，遂奔操。操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旣入坐，謂操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袁氏輜重萬餘乘，在故市烏巢，（胡氏曰：「據水經，烏巢澤在陳留酸棗縣東南。」）屯軍無嚴備，若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

也。操大喜。乃留曹洪荀攸守營，自將步騎五千人，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會明，瓊等望見操兵少，出陳門外，操急擊之，瓊退保營，操遂攻之。紹聞操擊瓊，謂其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其將高覽張郃等攻操營。郃曰：「曹公精兵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事去矣。請先往救之。」郭圖固請攻操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操營，不能下。紹騎至烏巢，操左右或言賊騎稍近，請分兵拒之。操怒曰：「賊在背後，乃白。」士卒皆殊死戰，遂大破之，斬瓊等，盡燔其糧穀。郭圖慙其計之失，復譖張郃於紹，郃忿懼，遂與高覽焚攻具，詣操營降。曹洪疑不敢受，荀攸曰：「郃計畫不用，怒而來奔，君有何疑？」乃受之。於是紹軍驚擾大潰，紹及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操追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餘衆降者，操盡阬之。前後所殺七萬餘人，沮授不及紹，渡為操軍所執，操赦而厚遇焉。授尋謀歸袁氏，操乃殺之。操收紹書中，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曰：「當紹之彊，孤猶不能自保，况衆人乎？」（胡氏曰：「此光武安反側之意。英雄處事，世雖相遠，若合符節。」按陽武舊在大河南，今在大河北。胡注云：「烏巢在酸棗縣。」今延津縣也，去紹軍遠矣。）

九年 袁尚攻袁譚於平原，留其將審配蘇由守鄴。曹操進軍至洹水，蘇由欲為內應，謀泄，出奔操。操進至鄴，為土山地道以攻之。五月，操毀土山地道，擊塹圍城，周回四十里。（胡氏曰：「土山地道，急攻也。知非急攻可拔，故擊塹圍城，絕其內外，以久困之。」）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見笑之，不出爭利。操一夜濬之，廣深二丈，引漳水以灌之，城中餓死者過半。秋七月，尚將兵萬餘人，還救鄴，未到，欲令審配知外動止，先使主簿鉅鹿李孚入城，孚斫問事杖，繫著馬邊。（胡氏曰：「問事卒也，主行杖，猶伍伯之類。問事杖，問事所執杖也。」）自著平上績，將三騎投葦詣鄴下，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步步呵責守圍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操營，前至南圍，當章門。

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胡氏曰：「不先經操營前，則守圍者必疑，不可得而收縛，圍亦不可開矣。孚之來也，其定計固指從章門入也。」）守圍者以狀聞，操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出。」（胡氏曰：「操知其復出，非不欲嚴爲之防也，審孚所以得入之由，服其多智，有不可得而防者也。」）孚知外圍益急，不可復冒，乃請配悉出城中老弱，以省殺。夜簡別數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並出降。孚復將三騎，作降人服，隨輩夜出，突圍得去。尙兵既至，諸將欲避之。操曰：「尙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禽耳。」（胡氏曰：「從大道來，則人懷救根本，不願勝敗，有必死之志；循山而來，則其戰可前可卻，人有依險自全之心，無同力致命之意。操所以料尙者如此。兵法所謂觀敵之動者也。」）尙果循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爲營，夜舉火以示城中，城中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操逆擊之，敗還，尙亦破走。操復進圍之，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衣物，以示城中，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至。（胡氏曰：「謂袁熙也。」）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配兄子榮爲東門校尉，八月，戊寅，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操兵生獲之。辛評家繫鄴獄，辛毗馳往欲解之，已悉爲配所殺。操兵縛配詣帳下，毗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汝今日能殺生我邪？」有頃，操引見，謂配曰：「曩日孤之行圍，何弩之多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意氣壯烈，終無撓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遂斬之。臨行刑，毗持兵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也。」初，袁紹與操共起兵，紹問操曰：「若事不輯，則方面何所可據？」操曰：「足下意以爲何如？」紹曰：「吾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庶可以濟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按濟南府平原縣，在彰德府臨漳縣故鄴縣之東，操由林縣之洹水進攻之。鄴城在漳南岸，鄴城引河，在趙閱馬臺西，鄴城西北也。滏水在鄴西，舊入漳水。中山，今定州。）

十二年。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尙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爲尙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爲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破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尙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尙因爲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蹕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郭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不意。」初，袁紹數遣使召田疇於無終，疇皆拒之。及操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出，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灣下，滯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田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尙有微逕可從。今虜將以大軍富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蹕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墜山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八月，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操車重在被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前鋒，虜衆大崩，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尙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其衆尙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尙熙首，不煩兵矣。」乃引兵還。康果斬尙熙送其首。或問操：「公還而康斬尙熙，何也？」操曰：「彼素畏尙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操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願

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一以五百戶封田疇爲亭侯。疇曰：「吾始爲劉公報仇，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志也。」固讓不受。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爲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爭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爲恨也。」胡氏曰：「豪傑之言，故自與常人不同。」水經注曰：「自無終東出，盧龍塞，又東越青溼，至凡城，二百許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岡，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則五百里。故田疇引軍出盧龍塞，壑山埋谷，五百餘里，逕白檀，歷平岡，登白狼山，望柳城也。」按平岡縣，今承德府平泉州豹河間地。盧龍，非縣名，乃遵化州喜峰口外塞名也。柳城，在今土默特右翼旗。無終，今玉田縣。白檀，今承德府灤平東南，非縣也。徐無山，今遵化州西北，馬蘭關東。白狼山，今名布祜圖山，在建昌縣。鮮卑庭，時蓋在今喀喇沁中旗，故去柳城二百里。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劉備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胡氏曰：「備以梟雄之才，聞徐庶一言，三枉駕以見孔明，此必庶之材器有以取重於備，遂信之也。庶自辭備歸操之後，寂無所聞，今觀其捨舊從新之言，質天地而無愧，則其人從可知矣。」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

之胃，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胡氏曰〕「所謂俊傑者，量時審勢，規畫定於胸中，倘非其人，未易與之言也。」〔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龐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嘗謂孔明爲臥龍，士元爲鳳雛，德操爲水鏡，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胡氏引漢晉春秋曰〕「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

十三年，初，巴郡甘甯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表儒人不習軍事，甯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一朝衆散，并受其禍。〔胡氏曰〕「聚而不用，其禍必至。」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留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軍敗走，權校尉凌操將兵急追之，甯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操，祖由是得免。軍鵠還營，待甯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甯，祖不用。甯遂亡犇孫權，獻荻於權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必爲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胡氏曰〕「謂在吳之西，據上流之形勢。」甯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圖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貪縱，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農，軍無法伍，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矣。」權深納之，舉酒屬甯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蒙衝。〔胡氏曰〕「釋名曰：『船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挾守河口，以楫闔大紮，繫石爲釘。〔胡氏曰〕「楫闔，礙欄也。」郭璞曰：「落穫也，中作器索。」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襲襲身以刀斷兩紮，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水軍逆戰，平北都尉呂蒙勒前鋒親擊就，首於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胡氏曰〕「應劭曰：『河水自江夏別至南郡華容爲

夏水過江夏郡而入於江。蓋指夏水入江之地爲夏口。今漢陽縣。

曹操使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有頃皆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遼在長社，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三將任氣，多共不協。操使司空主簿趙儼，并參三軍，每事訓諭，遂相親睦。（按長社，今長葛縣。潁陰，今許州東北。陽翟，今禹州。）

九月，曹操至新野，劉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取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荆州可得。備曰：「劉荆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荆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劉琮將王威說琮曰：「曹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無備，輕行單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卽威震四海，非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河遇

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按樊城在襄陽府北，據漢水爲鎮。南郡治荊州府江陵縣。當陽長坂，今當陽縣東南。）

初，魯肅聞劉表卒，言於孫權曰：「荊州與國鄰接，江山險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操已向荊州，晨夜兼道，比至南郡，而琮已降，備南走。肅徑迎之，與備會於當陽長坂。肅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爲君計，莫若遺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悅。肅又謂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卽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避亂江東，爲孫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諸葛亮謂劉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魯肅俱詣孫權。亮見權於柴桑，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也。」

未，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胡氏曰：「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則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與其羣下謀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響震失色。長史張昭等曰：「操得荊州，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讓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願早定大計。權歎息曰：「諸人持議，甚失孤望。今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北土未平，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而操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今又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數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因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迎操者，與此案同。」乃罷會。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寶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胡氏曰：「言新附之人心懷狐疑，未能出死命，而爲之力戰也。」）衆數雖多，甚未足畏。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

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邈近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遂以周瑜程普爲左右督，將兵與備并力逆操。以魯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劉備在樊口，遣羅吏於水次候望。軍吏望見瑜船，馳往白備。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爲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進與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疫，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鬪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杜佑曰：「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速疾，乘人之所不及，非戰之船也。鬪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幟，鑿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所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先以書遺操，許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繼其後，雷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天又大風，悉使羸兵負草填之，騎乃得過。羸兵爲人馬所踏藉，陷泥中死者甚衆。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時操軍兼以饑疫，死者大半。操乃留征南將軍曹仁，橫野將軍徐晃，守江陵，折衝將軍樂進，守襄陽，引軍北還。胡氏曰：「水經注：『江水過鄂縣北而東流，右得樊口，樊山下寒溪水所注也。』陸游曰：『黃州與樊口正相對。』郡國志：『鄂縣屬江夏郡，孫策破黃祖於此，改曰武昌，今壽昌軍是也。』通鑑以爲孫權所改。」按今武昌府武昌縣卽鄂縣，樊口，江浦也。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西南九十里之柴桑山。夏口，胡

氏引前書地理志曰：「夏水過江夏郡入江水。」水經注曰：「黃鵠山東北對夏口城，亦沙羨縣治。」蓋齊梁之魯山城，今之漢陽軍即其地，所謂漢口也。蓋本在江北，自孫權取對岸夏口之名以名之，而江北之名始晦。按卽漢陽縣也。赤壁，胡氏引水經注：「江水自沙羨而東，右逕赤壁山北。」郡縣志：「赤壁山在蒲圻西百三十里，北岸爲林，與赤壁相對，卽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船處。」武昌志曰：「曹操自江陵追劉備至巴邱，遂至赤壁，遇周瑜兵大敗，取華容道歸。赤壁山，在今嘉魚縣對江北之烏林，巴邱，今巴陵，華容，今石首也。黃州赤壁非是。」按此言赤壁甚明晰，在今武昌府嘉魚縣東，華容，則荊州府監利縣也。

孫權使威武中郎將賀齊討丹陽黠賊，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不可得攻，軍住經月。齊陰募輕捷士於隱險處，夜以鐵戈拓山潛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令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大驚，守路者皆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大破之。（按黠，今縣名，林歷山在祁門縣西八十里，皆屬徽州府。漢魏間其地稱險，今不然者，昔時老林深，普人不敢入，今則人煙聚處，皆成康莊也。）

十四年 孫權圍合肥久不下，權率輕騎欲身往突敵。長史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疆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奪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曹操遣將軍張喜將兵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楚國蔣濟密白刺史，僞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雲妻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權兵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按雲妻，今商城縣東北。）

十五年 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耶？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自以爲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魯肅過，陽與蒙議論，大驚曰：「卿今者才略，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卽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

結友而別。

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津好鬼神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爲其將區景所殺。胡氏曰：「據史自賈琮以前，皆爲交趾刺史，未得爲交州。」晉志「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卽拜敞爲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

十六年，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曹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胡氏曰：「在我而不在敵，故可以制勝，此未易與常人言也。」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爲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坂渡西河，循河爲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爲可僞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拍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旣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胡氏曰：「二者皆所以離之也。」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諸將問操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

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胡氏曰：「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關中諸將每一部到，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當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胡氏曰：「當此之時，關西之兵最爲精強，而破於操者，法制不一也。」）潼關在宏農華陰縣之經注曰：「河在關內，南流潼，激關山，因謂之潼關。晉所謂挑林之塞，秦所謂陝是也。」蒲阪津在蒲阪縣西，河西卽唐之蒲津關，前書「渭水至船司空入河」後漢省船司空屬華陰縣，渭口之東卽潼關也。「按潼關今潼關廳東南四里，蒲阪津在山西卽蒲津關，渭口今同州府華陰縣東北五十里。」

扶風法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爲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甘鳳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庶漢長從事，庶漢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諷，璋一無所納。法正至荊州，陰獻策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

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龐統曰：「今因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墊江，今重慶府合州。巴郡，治江州縣，即今巴縣。涪，今綿州彰明縣地。胡氏曰：「巴郡治江州，墊江縣屬巴郡。涪縣屬廣漢郡。墊江水，蓋即涪內水也。」庾仲雍曰：「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白水關，在廣漢白水縣。劉璋置軍屯守，即楊懷高沛之軍也。杜佑曰：「梁州金牛縣，漢葭萌縣地，縣南有故白水關。」按在今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昭化縣，即漢葭萌縣也。）

十七年，初，張紘以秣陵山川形勝，勸孫權以爲治所，及劉備東過秣陵，亦勸權居之，權於是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爲建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孫權交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威人，不暇入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濡須塢。（按吳晉六朝，皆都江甯府城東北隅，其地即今臺城是也。北臨元武湖，即今後湖，粵匪之亂，臺城加高六尺，野人牧豎，尚檢得赤烏年舊甃也。秣陵縣治在其南六十里，今秣陵，亦甃賊燬矣。舒桐諸山水，匯爲巢湖，湖尾闖入江處，今曰裕溪河，河東屬今巢縣，有濡須山，西屬今無爲州，有七竇山，河流兩山間，大石橫互，爲石梁，最爲險要。阜甌以此分界，故吳人緣河，因山勢，作塢壁，形如偃月，曰濡須塢，立關其上，曰東關，帶以長隄，曰中關，塢。）

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陰暉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疆兵，據守關頭。（胡氏曰：「卽白水關頭也。」）聞數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唇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荊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疆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尋與備及法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胡氏曰：「此用龐統之中計也。」按白帝城在夔州府奉節縣西涪城，今蘇州。）

十八年，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權江西營。（胡氏曰：「大江東北流，故自歷陽至濡須口，皆謂之江西，而建業謂之江東。」）獲其都督公孫陽，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爲賤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初，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爲孫權所略，欲徙令近內，以問揚州別駕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以來，明公威震天下，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操不從。既而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濟後奉使詣鄴，操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

按燕縣、南燕國也，今延津縣；白馬縣，今滑縣，皆屬衛輝府。廬江、九江、斬春、廣陵，皆東渡江；合淝以南，惟有皖城，則東自揚州，西迄蘄州，北至固陵，惟合淝、懷甯二縣，此外皆成邱墟，由此以迄隋初，江北淮南，道生荆棘，蓋此乃南北之甌脫也。

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縣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法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遣其將劉瓚、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保縣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縣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瓚、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兵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胡氏曰：「鴈江在雒縣南。」軍敗，任死。（按巴西，今保甯府梓潼縣，今屬蘇州，皆由白水關西南趨成都，必由要道也。縣竹，亦屬蘇州，過涪而西，近成都矣。雒縣，今漢州，又過縣竹而距城九十里矣。）

初，曹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胡氏曰：「夏侯淵時屯長安。」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爲使君守此城，今奈何棄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操使夏侯淵救冀，未到，超來逆戰，淵引

軍還。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之。阜外兄天水姜敘，爲撫夷將軍，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歔悲甚。敘曰：「何爲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貴，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敘母慨然曰：「咄！伯奕，章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哉？」胡氏曰：「姜敘字伯奕，楊阜字義山。」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爲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敘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爲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爲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奈何？」異厲聲應曰：「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九月，阜與敘進兵入鹵城，昂、奉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勸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敘母。敘母罵之曰：「汝背父之逆子，殺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操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按冀州今伏羌縣。歷城今成縣之建安城。鹵城在秦州西祁山。胡注云：「在長道。」今禮縣東南西和縣北也。）

十九年

初，曹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

胡氏曰：「收熟，謂稻成熟而收之也。有糧則可以增衆。」宜早除之。閏月，樂親攻皖城，諸將欲作土山，添攻具。呂蒙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吾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爲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薦甘甯爲升城督，甯手持練，身緣城爲士卒先。蒙以精銳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侵晨進攻，食時破之。獲朱光及男女數萬口。旣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權拜蒙爲廬江太守，還屯尋陽。胡氏曰：「夾石在今安慶府桐城縣北四十七里，今名西峽山。」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沂沭、克巴、東。胡氏曰：「

譙周巴記曰：「初平六年，趙建分巴郡安漢以下爲永甯郡。建安六年，劉璋以永甯爲巴東郡。」唐夔州開州之地也。一。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今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捷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法正賤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答。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胡氏曰》：「蜀志曰：後主建興三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恢此時蓋爲益州郡督郵，史因後改郡名而書之耳。一。超遂從武都逃入氏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膚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胡氏曰》：「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銀，悉取以分賜將士，至於穀帛，則各還所主也。」一。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羸、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虞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一。備從之。《按》：巴東，今夔州府，自荊州入川之門戶也。江州，則過夔而西，至重慶，用巴縣矣。巴郡，即治江州。江陽，今瀘州。捷爲，今嘉定。敘州二府等地。巴西

今保寧府德陽，今潼川府遂甯縣東南。

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踰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宏濟。劉到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敵，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胡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濟之以猛。』孔明其知之。」）劉備以零陵、荊州爲廣都、長安，衆事不治，時又沈醉，備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備雅敬亮，乃不加罪。（按廣都今華陽縣東南。）

二十年，曹操自將擊張魯，至陽平。張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承涼州從事及武都降人之辭，說「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也。」信以爲然。及往臨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山上諸屯，山峻難登，旣不時拔，士卒傷夷者多，軍食且盡。操意沮，便欲拔軍截山而還。會前軍夜迷惑，錯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操進兵攻衛，衛等夜遁。張魯聞陽平已陷，乃奔南山入巴中。（胡氏曰：「今興元府古漢中之地也。興元之南有大行路，通於巴州，其路險峻，三日而達於山頂，其絕高處謂之『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孤雲兩角』二山名也。今巴州漢巴郡宕渠縣之北界也。三巴之地，此居其中，謂之中巴。巴之北境有米倉山下，視興元，實孔道也。」）左右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贊人慰喻之。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

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耶？」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尙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胡氏曰：「七日之間，何以遽謂之小定？曄蓋窺規備之守，蜀有不可犯者，故為此言以對操焉耳。」）乃還。（按陽平關即白馬關，在漢中府沔縣西北。巴中今保寧府。）

八月，孫權率衆十萬圍合肥。操之征張魯也，為教與合肥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及權至，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胡氏曰：「操以遠典，勇銳使之戰，樂進持重，使之守，薛悌文吏也，使勿得與戰。」）諸將以衆寡不敵，疑之。張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莫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若疑，遼將獨決之。」李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推牛犒饗。明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在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寧與呂蒙等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微，文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權由是得免。（按吳魏以巢湖為界，吳攻魏則圍廬州府合肥，逍遙津在台肥東。）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為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茂，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南鄭。（按重慶府巴郡也。夔州巴東保甯巴西也。宕渠今綏定府渠縣。）

二十二年。孫權留平虜將軍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鬥處以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胡氏曰：周泰傳，權住宣城，忽略不治，圍落山賊卒至，權始上馬，賊鋒刃已交，泰投身衛權，身被十二創，是日微泰，權幾危。又從討黃祖，拒曹公，攻曹仁，皆有功，故委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道從，鳴鼓角作鼓吹而出。於是盛等乃服。

法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懼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釐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按下辨，今階州成縣。）

定威校尉吳郡陸遜言於孫權曰：「方今克敵甯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攸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胡氏曰：「言可大為部伍，擇取精銳也。」）權從之，以為帳下右部督。會州陽賊帥費棧作亂，扇動山越，權命遜討棧，破之，遂部伍東三郡。（胡氏曰：「東三郡，丹陽、新都、會稽也。」）疆者為兵，羸

者捕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盡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爲耳。」

二十三年 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爲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卽真。初犍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犍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二十四年

夏侯淵戰雖數勝，曹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

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信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雲，張郃引兵還陽平。是

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

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旣陳，備疑不渡，淮遂堅守，示無還心，以狀聞於操。操善之，遣使假郃節，復

以淮爲司馬，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胡氏曰：「斜谷道險，操恐爲備所邀截，先以軍遮要害之處，乃進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

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軍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鬪且卻，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

魏兵驚駭自相踐踏。隨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日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胡氏曰：「言其膽大，能以孤軍充操大兵。」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操怒，劉備北取武都氏，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操從之，使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胡氏曰：「操蓋已棄武都，而不有矣，諸氏散居秦川，苻氏亂華自此始。」劉備遣宜都太守扶風孟達從穉歸北攻房陵，殺房陵太守蒯祺。又遣養子副軍中郎將劉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攻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按定軍山在漢中府沔縣東南斜谷，在鳳翔府郿縣房陵，今房縣上庸，今竹山皆屬郿陽府。

二十五年，魏王丕以安定太守郝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演結旁郡作亂，以拒岐。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皆自稱太守以應演。武威三種胡復叛，武威太守毋邱興告急於金城太守護羌校尉扶風蘇則，則將救之。郡人皆以爲「賊勢方盛，宜須大軍。」時將軍郝昭、魏平先屯金城，受詔「不得西度。」胡氏曰：「金城與武威、張掖、酒泉隔河。」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衆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彌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毋邱興擊張進於張掖。麴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實欲爲變，則誘而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黃華懼，乞降河西平。按建安中，分置西平郡，今西寧府是也。涼州在其北，張掖在涼州西，酒泉又在張掖西，金城治今蘭州府皋蘭縣。

卷十一 通鑑漢紀

昭烈帝章武元年。帝取關羽之沒，將擊孫權，翊軍將軍趙雲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芟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策之上也。」羣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初，車騎將軍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禮君子，而不恤軍人。帝常戒飛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以其首順流奔孫權。帝遣將軍吳班、馮習攻破權將李異、劉阿等於巫，進兵秭歸，兵四萬餘人，武陵蠻夷皆遣使往請兵。權以鎮西將軍陸遜爲大都督假節，督將軍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按：巫，今巫山縣。秭歸，今歸州。）

涼州盧水胡於元多等反，河西大擾。魏主召鄒岐還，以京兆尹張既爲涼州刺史，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胡七千餘騎，逆拒既於鶴陰口。既揚聲軍從鶴陰，乃潛由且次出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拔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十一月，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河西悉平。（按：鶴陰口，今靖遠縣。且次，胡氏以爲橋次，今古浪縣，在靖遠之西。武威，涼州府首縣。顯美，今永昌縣，在涼州西。）

二年，帝自秭歸將進擊吳，治中從事黃權諫曰：「吳人悍戰，而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爲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爲鎮北將軍，使督江北諸軍，自率諸將自江南緣山截領軍於夷道猓亭。吳將皆欲迎擊之，陸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嬰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逐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

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敵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帝自恨山通武陵，使侍中襄陽馬良，以金錦賜五谿諸蠻夷，授以官爵，遂自巫峽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馮習爲大督，張南爲前部督。自正月與吳相拒，至六月不決。帝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吳將帥皆欲擊之。陸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帝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於吳王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胡氏曰：「自三峽下夷陵，連山疊嶂，江行其中，迴旋湍激，至西陵峽口始慢爲平流。」夷陵正當峽口，故以爲吳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于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無他憂者。臣初嫌其水陸俱進，今反捨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閏月，遜將進攻，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守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胡氏曰：「言一拔營之頃，而兵之勝勢成也。一爾，猶言一如此也。」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別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帝升馬鞍山，陳兵自燒，遜督促諸軍四面威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帝夜遁驛，人有擔燒鏡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塞江而下。帝大慚，悲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耶？」胡氏曰：「依險行兵，敵扼其衝，情見勢屈，敵乘其懈，至於失師，此非天也。」將軍義陽傅彤爲後殿，兵衆盡死，彤氣益烈。吳人諭之使降，彤罵曰：「吳狗安有漢將軍而降者？」遂死之。從事祭酒程畿、沂江而退。衆曰：「後追將至，宜解舫輕行。」畿曰：「吾在軍，未習爲敵之走也。」亦死之。初，吳安東中郎將孫桓別擊漢前鋒於夷道，被圍，求救於陸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

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圍兵果潰。初，諸葛亮與尚書令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帝伐吳而敗，時正已卒，亮歎曰：「幸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胡氏曰：「觀孔明此言，不以漢主伐吳爲可，然而不諫者，以漢主怒盛，而不可阻，且得上流，可以勝也。兵勢無常，在於觀變出奇，故曰孝直在，必不傾危。」）帝在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吳王以問陸遜，遜與朱然駱統上言曰：「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計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胡氏曰：「曹公不追關羽，陸遜不再攻劉備，其所見固同也。以智遇智，三國所以鼎立與。」）初，魏主聞帝兵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羸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苞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禽，此兵忌也。孫權上事今至矣。」後七日，吳破漢書到。（按夷道今宜都縣，澆亭在縣北，巫峽在巫山縣，建平今歸州，夷陵今宜昌府，馬鞍山在其境，白帝城夔州府也。）

魏主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吳盟誓，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魏主怒，欲伐之。劉曄曰：「彼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徐晃，圍南郡。步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葵，救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吳王以楊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厲。十一月，曹休在洞口，自陳：「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魏主恐休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憂色，非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勢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微俸？苟鬪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救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綆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魏主聞之，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吳

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追之，不利。將軍尹廬戰死。吳將孫盛督萬人據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按洞口，胡氏據張遊，齊王淩及譙王尚之諸傳，以爲在歷陽江邊，疑今東溝在六合縣，自合肥順淦河出江也。濡須自裕溪口出江。江陵中洲，胡注以爲「卽百里洲，其洲自枝江縣西至上明，東至江津，江津北岸卽江陵故城。」據此是在江陵縣西南。

三年，魏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吳朱桓分兵赴之。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耶？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不自來，向不足憂。况仁等耶？」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胡氏曰：「油船蓋以牛皮爲之，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真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陘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

險，猶尙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隘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尙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魏主卽詔尙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尙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魏主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悉召諸軍還。（按胡氏引杜佑以爲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臺皋今巢縣西北臺臬鎮，渚中在江陵城東北。）

帝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尙書令李嚴爲副。帝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帝詔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帝崩於永安，諡曰昭烈。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爲中都護，留鎮永安。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修法制，發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胡氏曰：「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胡氏曰：「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胡氏曰：「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架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經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容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

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容卒，亮垂泣三日。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變以求附於吳。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丞相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民安食足，而後用之。（按益州今雲南省永昌，今爲府。牂牁今貴陽，專義等府。越嶲今寧遠府，及越嶲廳。）

尙書義陽 鄧芝，言於丞相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爲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郎將修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爲吳，非但爲蜀也。」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逼，爲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爲唇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帝禪建興二年，吳使張溫來聘，自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王常令陸遜語諸葛亮；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帝及諸葛亮書，帝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帝復遣鄧芝聘於吳，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

盡其忠，將提袍鼓，則戰爭方始耳。」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耶？」

魏主如許昌，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修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魏主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耶？」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至於江乘。胡氏曰：「植木於內，以蘆葦遮其外，爲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葦遮護之。」聯縣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時江水盛長，魏主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會御龍舟暴風，漂蕩幾至覆沒。魏主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按許昌，今許州。蔡河在扶溝縣，至陳州府入潁。潁河至潁上縣入淮。壽春，卽壽州，在淮水南岸，此水道也。自此如揚州，步道也。江乘，在句容縣北，其北岸卽揚州府儀徵縣。

三年，丞相亮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城，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胡氏曰：「此馬謖所以爲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嶲入斬雍闓，及高定。使庾隆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

爲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亮遂至滇池，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素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羸定，夷漢羸安，故耳。」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滇池，胡氏曰：「池周迴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按滇池，在今雲南府昆明縣南，其下流入金沙江，以多石磧，故淺狹也。

八月，魏主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尙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魏主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之。魏主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未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胡氏曰：「目錄作土豚，廣韻作土垠，注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鎮水也。』」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還入淮中，乃得還。自譙循渦入淮，自亳州東南循蒙城懷遠而至鳳陽也。廣陵故城，謂之蕪城，在揚州府城北。魏舟滯於高郵，寶應之間，故曰東近湖北臨淮。精湖，一作津湖，在寶應縣界。

四年，魏主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計賊計畫，善思論之。」

吳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入牛以爲四耦；（胡氏曰：「耒廣五寸爲伐，二伐爲耦。」漢志：「后稷始耨田，以二耜爲耦。」注云：「並兩耜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按亂離之後，必有草萊，此富國之本也。）

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胡氏曰：「海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胡氏曰：「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爲兵，以自衛。」）良留合浦。交趾栢鄰，變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答殺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爲師友從事，遣往說徽，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岱皆斬之。徽大將甘禮及栢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按交趾，今越南國，合浦縣屬廉州府，廣州府今廣東省會，兵貴拙速，不聞巧遲。）

五年。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

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禱允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難，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平石馬。亮辟廣漢太守姚倬爲掾，倬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令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按沔北漢中府沔水之北也。陽平關在其西北。石馬，依法作白馬爲是。在沔縣西北，卽陽平關也。姚倬進士，人才所以濟時，有而不用，適以資敵。）

魏主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嶽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神吳虜竄於江湖，皆機而避人，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

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魏主乃止。

初，孟達既爲魏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達心不自安。丞相亮聞而誘之，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胡氏曰：「蓋吳兵向定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西城，卽魏興郡，今興安府安康縣也。安橋，在其西北。木蘭塞，在洵陽縣東南。新城，郡今鄠陽府房縣，在興安東南。按孟達於次年正月爲司馬懿所殺，附記於此。）

六年，丞相亮將伐魏，與羣下謀之。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惇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襄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楸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郿關，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胡氏曰：「魏置郿關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比東方相合聚，尙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胡氏曰：「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爲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况欲乘險僥倖，盡定咸陽以西耶？」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郡，使鎮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爲疑兵，據箕谷。魏主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昭烈帝崩數歲，寂然無聞。

是以略無備豫，而卒聞亮出，上下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魏臣未知計所出，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初，越嶲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昭烈帝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爲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流涕，撫其墳，孤恩若平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耶？」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潰迸，率將士而還。亮旣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帝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固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爲鎮軍將軍。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雲、鄧芝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胡氏曰：「謂兵之勝敗在將也。」）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徵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市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胡氏曰：「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亮美維膽智，辟爲倉曹掾，使典軍事。曹真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真以諸葛亮懲於

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按：陳倉，今漢中府寶城縣東北，自此由留壩廳折而東，循秦嶺，秦嶺太白別支也。其嶺橫互西東，在寶城南鄭城固洋縣之北，又折而北，遂至西安府古長安也。子午谷在西安府南，抱龍谷西，而南直秦嶺，若從斜谷，則由陳倉中北歷鳳縣寶雞，而至郿縣之西。隴右在鳳翔以西，箕谷胡注以爲寶縣北十五里，卽所謂陳倉之南也。天水，今秦州。南安，今鞏昌府隴西縣西北。安定，今平涼府境，皆隴右也。街亭，今秦州。秦安縣東。武侯蓋以疑兵據箕谷，若違斜谷向郿者，而軍由鳳縣西北行，出兩當徽縣，以達祁山也。赤岸，在寶城北。注云：「置庫於此，以儲軍資。」蓋庫必近水，以便轉運。此沂寶水至赤崖，以使向西陸運也。後出從陳倉，謂由寶水而北，順斜水至郿。）

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方所聞知者。（胡氏曰：「所謂山越宗帥也。」）令譖挑揚州牧曹休。（胡氏曰：「魏揚州只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爲吳所據。」）魴乞遣親人齋賤以誘休，言：「被譖懼誅，欲以郡降北，求兵應接。」休聞之，率步騎千萬，向皖以應魴。魏主又使司馬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三道俱進。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爲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以朱桓、全琮爲左右督，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以問陸遜，遜以爲不可，乃止。魏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桓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絀地也。」（胡氏曰：「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爲所罾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若入無疆口，（胡氏曰：「無疆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於石亭。

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魏主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及休敗，賴逵以免。按東關卽濡須口，吳所築城也，夾石在安慶府桐城縣。胡氏曰：「九城志，桐城縣北有挂車嶺。」石亭在潛山縣東北。

丞相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爲疑。胡氏曰：「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彊，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願王業不可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以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胡氏曰：「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夏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偏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胡氏曰：「困於南陽，謂攻穰爲張繇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偏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

謂與爲桓戰于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尙於祁山」時也。僞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志於篡漢，故曰僞。」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胡氏曰：「昌霸，昌稀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爲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竇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胡氏曰：「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緋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亮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你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壘，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曹真遣將軍費曜等救之。魏主召張郃於方城，使擊亮，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殺，屈指解曰：「比臣到，亮已走矣。」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

擊斬雙。胡氏曰：「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賊最下。」按出散關向陳倉，此褒斜正路，今驛道也。

七年，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來告，朝臣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覺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刃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胡氏曰：「蜀與吳和，則雖傾國伐北，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出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爲界。

八年，魏曹真請：「由斜谷入寇，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魏主從之。使大將軍司馬懿、沔漢水，由西城入，與真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成入。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魏主從羣議。真表從子午道，羣又陳其不便，并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真據之遂行。胡氏曰：「詔以議下，真將與之商度，可否也。真銳於出師，遂以詔爲據而行。」丞相亮聞魏兵至，次於成固赤坂，以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卦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魏少府楊阜上疏曰：「諸

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閔山險，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况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坡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障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九月，魏召曹真等班師。（按成固，卽城固縣，屬漢中府。胡氏曰：「赤坡在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於城固，故於此待之。」按洋州，今洋縣。）

九年，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嚴更名平。亮帥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胡氏曰：「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鞞，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郿，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郿，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郿。郭淮、費曜等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郿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遂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胡

氏曰：「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膝而卒。（按祁山在今西和縣西北，雍今鳳翔縣，郿今郿縣，皆屬鳳翔府，鹵城在秦州西，木門山亦在州西南。）

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胡氏曰：「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帝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復以平子豐為中郎將參軍事，出教救之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請至心感動，始終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衛尉南陽陳震也。（梓潼縣今屬蘇州。）

十年，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魏主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胡氏曰：「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度遼水。」）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宜輕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孝，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不聽。豫等往皆無功。

吳陸遜引兵向廬江，魏人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守則經時。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吳人聞之夜遁。是時，吳人歲有來

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胡氏曰：「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里。」）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掩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旣示大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爲守。」（胡氏曰：「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劫略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魏主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懼。』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陽宜口注以爲卽陽泉口，今霍邱縣西也。）

十一年。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郎中令孫綜，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爲之大赦。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爲燕王，舉朝大臣，自願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案劍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爲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孤常恐失計。」昭熟視吳主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念言之不用，稱疾不朝。吳主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前卻，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陸遜等上疏諫。吳主乃止。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事後朝會。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公孫

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元菟、元菟在遼東北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爲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爲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爲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強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膝，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強使前，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之。旦強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給言：「有賜爲遼東所劫奪，一位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鷄皮十具。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吳主壯之，皆拜校尉。」（按襄平，今奉天府遼陽州元菟郡，在其東北，開原撫順以東，高句麗在鐵嶺之東。）

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胡氏曰：「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又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六安，今六安州。）

康降都督張翼，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康降都督，住平夷縣，在今大定府界。）

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胡氏引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寬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軀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胡氏曰》：「按明年亮卽出斜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役，至是凡三年也。斜谷口在郿縣。」

十二年。春二月，丞相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伐魏，遣使約吳同時大舉。亮至郿，軍於渭水之南。魏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爲可憂；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壅壘未成，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武功在郿東北，渭水北岸。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南。》

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胡氏曰》：「卽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衆號十萬，又遣陸遜

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河口向襄陽，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魏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

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胡氏曰：「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并召所休將士，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矣。」魏主從之。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魏主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秋七月，魏主御龍舟東征，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又吳吏士多疾病，魏主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魏主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遜者得之，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閭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蒔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胡氏曰：「謂敵既知糧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既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感，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團，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斬獲千餘人而還。（胡氏曰：「巢湖，即今柵江口，在歷陽西南百五十里。」按即今含山縣裕溪口也。沔口，即今漢口。白團，今曰白河口，在襄陽東北。新市，在京山縣。安陸，今安陸縣。石陽，在其南，皆江夏郡地也。）

魏司馬懿與丞相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遣懿巾幗婦人之服，懿怒，上表請戰，魏主使衛尉

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亮病篤，帝使尙書僕射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數日復還。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胡氏曰：「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是月，亮薨於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胡氏曰：「方亮之出也，懿以爲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既死，退軍，懿案行其營壘處，所以爲天下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追至赤岸，不及而還。初，前軍師魏延，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謂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楊儀爲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惟儀不假借，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費禕使吳，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爲禍亂矣。諸君憤憤，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延儀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黷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亮病困，與儀及司馬

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卒，儀秘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爲君還解揚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曰：「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攬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帝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謙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衛諸營北行，赴難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帝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入谷入斜谷也。北谷曰斜，南谷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

初，長水校尉廖立，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快快怨謗無已。亮廢立爲民，徙之汶山。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爲左袵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蜀人所在求爲諸葛亮立廟，帝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斷其私祭。」從之。帝以左將軍吳懿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成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邱守兵萬人，一欲以爲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帝使右中郎將宗預使吳，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爲東益巴邱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禮之亞於鄧芝。（巴邱卽巴陵，今岳州府巴陵縣是也。永安卽今夔州府。）

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爲：「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遁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盡至，敗則爲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感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按此指今徽甯二府言之，東界湖州嚴州，西界饒州，南界廣信衢州，吳會稽，新都，番陽四郡地也。昔爲深險，今爲通衢，昔稱果勁，今爲懦弱，盡信書則誤矣。）

十五年。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胡氏曰：「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胡氏曰：「使諸將入阨幽阻之地，故謂之內。」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

卷十一 通鑑漢紀

延熙元年。春正月，魏主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胡氏曰：「討公孫淵也。」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曰：「四千里征伐，胡氏曰：『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因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魏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魏主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羊銜，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魏主問於護軍將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

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胡氏曰：「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爲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按沓渚，漢沓氏縣也，今金州廳沙河。）

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胡氏曰：「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入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圍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胡氏曰：「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度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令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胡氏曰：「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鈎衝。（胡氏曰：「楯，干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鈎，鈎梯也，所以鈎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庸請一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

羊迎之；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懿旣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爲京觀，遼東帶方、樂浪、元菴四郡皆平。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悉聽之，遂班師。按襄平，今奉天府遼陽州，淵所都也。遼隧，今海城縣西首山，今曰手山，在遼陽州西南。遼水東岸，梁水，今牛莊東之鞍山河也。帶方郡在元菴西南。

四年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蒞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於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犄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取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胡氏曰：「傾國出師，決勝負於一戰，符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胡氏曰：「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淝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柵中。胡氏曰：「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宣城、西山、灑河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柵中。」征東將軍王凌揚州刺史孫資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或曰：「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柵中民夷十萬，隔在水

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譚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芍陂，在今壽州，曹氏之屯田也。六安，今直隸州樊，卽襄陽之樊城。相中，在南漳縣西南，去襄陽百五十里。

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胡氏曰：「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胡氏曰：「欲爭天下，則常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人，咸以爲「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帝遣尙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常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帝從之。（胡氏曰：「漢沔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於襄陽，謂漢水由興安、洵陽以達襄鄆也。涪，今綿州。」按涼州之地，蜀惟得陰平、武都二郡，卽規畫之，不過廣地苟存爾。由興安而出，所謂還路甚難，乃確論也。）魏人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尙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以爲「昔太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胡氏曰：「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六年，吳諸葛恪遠遣謀人觀相徑要，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胡氏曰：「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

國也。時在吳魏境上，棄而不耕，去皖口甚近。欲以攻格。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犄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此間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還而止，蜀甯可復以此有疑耶？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保之。」（舒，今舒城縣。柴桑，今九江府德化縣。）

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新野縣，在南陽府南）。

七年。魏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元，大將軍爽之姑子也。元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尙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寇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自駱口入漢中。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胡氏曰：「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深禍，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互百餘里。閏月，帝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於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曹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爲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太傅懿與夏侯元書曰：「春秋責大德重。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爲之虛耗。是歲，大司馬琬以病

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帝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爲禕之副。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爲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效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按駱谷在西安府藍屋縣西南，郿縣東，其南達漢中府洋縣之儻谷，涪，今綿州關城在沔縣西四十里，蔣琬不住漢中而屯涪，故策應不及，興勢山在洋縣北，黃金谷在洋縣東北，胡氏曰：「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二曰衙嶺，三曰分水嶺，皆在藍屋縣西南。」）

十二年，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修潔。終日欽欽，若在戰場，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胡氏曰：「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胡氏曰：「雖不出兵，而常爲行備，敵人之覘者，玩以爲常，則不知所以備豫矣。」）

秋，衛將軍姜維伐雍州，依魏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賁任，侵逼諸郡。魏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魏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魏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淮從之，進軍泃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泃城。」泃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維軍遂還。（胡注：「魏山在羌中，」宜在今鞏昌府岷州牛頭山注引地

形志五代志皆云：「在成縣。」恐非，當在禮縣西南。白水，在階州西，固廳南，今之羌水，下流入白水也。洮城，在岷州北。

十三年。魏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擊吳。」魏人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引竹緇爲橋，渡水擊之。（胡氏曰：「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爲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續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塞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續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

十四年。魏王凌聞吳人塞涂水，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宏，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宏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爲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胡氏曰：「掩者，掩其不備也。」）凌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懿軍到邱頭，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徑乘小船，欲趨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懿曰：「我甯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凌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項，遂飲藥死。（涂水，胡注云：「卽前所作堂邑塗塘，自滁州至真州之滁水也。」按涂水自合肥全椒，滁州江浦六合入江，塞以爲塘，使限敵。百尺堰，蔡水入潁之堰，在陳州府東邱頭，今沈邱縣東北。項，今項城縣，皆屬陳州府。淮中，在潁州府潁上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爲五部，居并州境內。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爲左部帥，部族最彊。城陽太守鄧艾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胡氏曰：「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彊，其

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胡氏曰：「離國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爲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恥之教，塞姦宄之路。」司馬師皆從之。（胡氏曰：「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耶？」豈天將啓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爲也？）

十五年。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引軍而還。魏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邱儉等，各獻征吳之計。魏人以三征計異，詔問尙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胡氏曰：「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間諜不行，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爲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壅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積穀，士不運輪，六也。釁隙時開，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

富，則斂重財匱；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邱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數諸軍作浮橋以渡，陳於堤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爲前部，從山西上，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乃辟諸軍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東關，遂據徐塘（胡氏曰：「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但兜鍪刀楯，保身緣瑁，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數爲吳害，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資器山積，振旅而歸（按吳築東興堤，以遏巢湖，欲使水不汎濫也。敗以內船，謂去隄防，使水東溢，已船得返，敵不能追也。注言爲湖內之船所敗，句不明晰。）

十六年春正月，魏王昶、毋邱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衆人雖皆心以爲不可，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恪亦不聽。三月，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伐魏，以滕允爲都下督，統留事。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爲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爲希冀微倖，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胡氏曰：「費禕死，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吳諸葛恪伐魏，淮南、驅略民人，諸

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
胡氏曰：「合肥新城也。」
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魏使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實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
胡氏曰：「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爲食耳。」
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
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邱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陳泰進至洛門，姜維糧盡，退還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爲相語，條別善惡，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爲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曰：「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恥城不下，愈形於色。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秋七月，恪引軍去。
胡氏曰：「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按狄道州屬蘭州府洛門，胡注謂卽落門聚，在伏羌縣。

十七年 初，魏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邱儉素與夏侯元、李豐、善元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十八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爲游兵。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胡氏曰：「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或以爲「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掎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郎鍾會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鬪，其鋒未易當也。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與疾而東。」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於陳許。師問計於光祿勳鄭袤，袤曰：「毋邱儉好謀而不達事情，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胡氏曰：「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爲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爲別宮，屯重兵，以爲東南二方根本。」）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尙屯聚耳。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爲前軍，旣而復救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入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灊水。閏月甲申，師次於灊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兵聞拙速，未覩爲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彊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胡氏曰：「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

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欲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鬪，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毋邱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爲。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儉之初起，遣健步齋書至兗州，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不知所爲。欽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爲二隊，夜夾攻軍。鵞帥壯士先至鼓譟，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欽失期不應，會明，鵞見兵盛，乃引還。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鵞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鵞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毋邱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毋邱儉走，比至慎縣，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胡注：「豫州時治潁川。」按即今開封府禹州。南頓在陳州府項城縣北，澗水流逕其北。項，卽項城縣。安風，今霍邱縣。樂嘉城在商水縣，去南頓之北四十里。慎

縣在嶺上縣)

姜維復議出軍，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趨狄道。魏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維戰，不利。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爲蛇畫足。」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魏使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戊辰，復以太尉掾爲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爲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旣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樊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惡也。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修櫓轆輜，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胡氏曰：「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并治城壘，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驛書不過六百里。胡氏曰：「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魏爲廣魏郡。晉曰略陽也。高城嶺，在首陽縣嶺，上有城，曰

涇源城。按故關在今洮州西首陽，今涇源縣。

十九年。姜維在鍾提，魏人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惟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彼以船行，我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胡氏曰：「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陘，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越祁山，熟麥千頃，爲之外倉，賊有點計，其來必矣。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拒之。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維與其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鍾提在岷州西羌中，董亭在鞏昌府安定縣西南，南安卽安定縣，漢之獬頭縣也。武城山在其西南，段谷在秦州東。）

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元、鄧颺等友善，元等死，王凌毋邱儉相繼誅滅，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爲死士。因吳人欲向徐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爲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胡氏曰：「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聚穀足一年，食爲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觀至吳，稱臣請救，并請以牙門子弟爲質。司馬昭奉魏主及太后，討諸葛誕。（胡氏曰：「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爲變者，故奉之以討誕。」）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

十六萬進屯邱頭；以鎮南將軍王基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吳使文欽全擇等救誕。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異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爲文欽外勢。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爲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異於陽淵。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秋七月。吳大將軍繇大發兵出屯鑊里。復遣朱異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人前解壽春之圍。異留輜重於都陸。進屯黎漿。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繇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繇命繇怒。九月己巳。繇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胡氏曰：「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繇能舉荆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昭乃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異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繇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爲名。內實坐須成敗。今宜及衆心尙固。士卒思用。并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爲也。」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父兄弟盡在江表。就孫繇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奈何舍此欲乘危徵倖乎？」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翮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

用黃門侍郎鍾會策，密爲輝儀作書，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

景耀元年，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爲然。遂大爲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壑。復還城，城內食轉竭。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鴛、虎，將兵在小城中，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爲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昭赦之，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爲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卒不變，以至於盡。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爲：「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廢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案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昭遺王基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

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昭乃止。胡氏曰：「是役也，司馬昭改邱頭曰武邱。」按今沈邱縣也。胡注又曰：「壽春城北有八公山。」按在城北少東五里。安豐在霍邱西南。陽淵在霍邱之西。鑊里，據胡注以爲在巢縣界。都陸在霍邱南。黎漿在壽州南。

初，昭烈帝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爲「錯守諸圍，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聽敵入平重關頭，鎮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帝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爲亡蜀張本。胡氏曰：「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險固，諸葛亮所築。沔水經其北，又北經西樂城東，而北流注於漢。」按漢城在南鄭縣西樂城在其東。

四年，魏襄陽太守胡烈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說由等可疑之狀，且曰：「夷陵東西皆險，惟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濡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姜維之趣上郢，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務鎮安社稷，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候節度。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既而由等果不降。胡氏曰：「沈約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則今襄陽、南漳、荊門等地也。沮水，在今遠安、居荊門之西。」

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瓊觀之子也。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實曰：「鍾鄧其平蜀乎？」實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實笑而不答。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帝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爲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爲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護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帝令人代之，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爲前鋒，攻關口。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爲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爲功，我以出戰克敵爲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胡氏曰：「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爲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鬪而死。僉，彤之子也。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頌直攻姜維營，隴西太守牽宏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彊川口，大戰，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敵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遂自陰

乎，行無入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胡氏曰：「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峻嶒，極爲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谷高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胡氏曰：「山崖險隘，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遵降。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尚書郎黃崇屢勸瞻一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於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縣竹。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鄉邪王。」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尙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爲？」策馬冒陳而死。時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爲城守調度，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避山澤，不可禁制。帝使羣臣會議，或以一蜀之與吳，本爲與國，宜可奔吳。一或以爲「南中七郡」（胡氏曰：「南中七郡：越、雋、牂、牁、雲南、興古、建甯、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一光祿大夫譙周以爲「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爲稱臣，爲小孰與爲大再辱之取，何與一辱？」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胡氏曰：「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爲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爲晉人諱矣。吁。」）以古義爭之。一衆人皆從周議。帝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帝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

艾至成都城北，帝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降。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帝所嚮，乃引軍東入於巴。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鄴，得帝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帝敕，罷兵降。胡氏曰：「圍守，卽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魏之入寇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甯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茲計立矣。今蜀閭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贖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疆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按甘松，今西固城西南邊外，岷江原之東，在沓中南。其由西和縣北之祁山，趨成縣西之武街，文縣南之橋頭者，在沓中東南。斜谷最西在郿縣，駱谷居在藍屋，子午谷最東在長安，三道同趣漢中府也。彊川口在岷川南，孔函谷在西固城南，桓水南岸。陰平，今文縣。白水，卽文縣南之白水。劍閣，今保甯府劍州北。南棧口也。江油縣屬龍安府。白水關，據注引章懷言在梁州金牛縣，則非陰平之白水也。在今沔縣界。德陽亭，今劍州西北，所謂景谷道也。涪，今綿州。蘇竹縣在其西南百四十里。巴，卽保甯府。鄭，今三臺縣。

卷十三 通鑑晉紀

武帝泰始五年。帝有滅吳之志，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鎮臨菑。東莞王仙都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

皆聽之。減戍邏之卒，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待衛不過數十人。

八年，王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爲：「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爲益州刺史，使治水軍。」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別駕何攀以爲：「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時作船木梯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取流梯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吳主不從，彥乃爲鐵鎖橫斷江路。（按吳時建平郡治今歸州。）

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爲任，詔以闡爲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允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陸抗救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於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旣固，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羊祜欲因所遏水，以

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粘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胡氏曰：「防托南岸，使粘軍不得渡而已。」水軍督留慮拒徐允。胡氏曰：「恐允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胡氏曰：「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爲客，我爲主。」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當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者相屬。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尙廣筮取天下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爲兼井之計。按西陵，今宜昌府東湖縣。胡氏曰：「赤谿當在丹山，故市卽步騭故城，非步闡所築鄂州之城也。」按皆在歸州界樂鄉，在松滋縣東。

羊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胡氏曰：「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爲，皆摹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爲是耳。若曰務修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每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况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荀勗、馮統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願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胡

氏曰：「史言羊祜知人之鑒，爲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夷甫，衍字也。」及攻江陵，祜以軍濼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十年。吳大司馬陸抗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疆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敵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虞。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并力備禦，庶幾無虞。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

咸甯二年。

羊祜上疏請伐吳曰：「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

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胡氏曰：「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逕至成都，漢中諸城，皆爲栖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甯

魚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紇，尤以伐吳爲不可。祗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唯度支尚書杜預，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五年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爲我討此虜者？」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爲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胡氏曰：「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帝許之。乙丑，以隆以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隆小將，妄言，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立標簡試，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合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杖，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按帝悔之者，謂僕射李暹請討之，而朝議以爲不足憂也。馬隆選士之法，可爲式。）

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爲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爲五部，以豹爲左部帥。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雁門范隆曰：「吾常取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教，豈不惜哉？」於是兼學武事，及長，獲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爲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琰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暹。

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鄉曲見知，每相稱薦，適足爲吾患耳。」因獻款流涕。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奈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宏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胡氏曰：「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賊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皓欲北上，邊戎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皓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杜預上表曰：「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取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胡氏曰：「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紇等肺肝。」）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以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皓或怖而生計，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彊，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爲疑。」帝乃許之。以華爲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鄧邪、王抽、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唐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

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爲諸軍節度。

馬隆西度溫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陝隘，乃作扁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胡氏曰：「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據此則涼州府東皋蘭縣北也。」）

太康元年。

正月，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鎮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戚紀。吳

入於江，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胡氏曰：「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乙亥，詔：「王濬、唐彬旣定巴、邱，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驚，直造秣陵。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旣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胡氏曰：「謂重鎮旣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大尉充移屯項。（胡氏曰：「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爲諸軍節度。」）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翊督武昌諸軍，虞胤皆降。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宜俟來冬，更爲

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觀帥衆三萬渡江逆戰。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胡氏曰：「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爲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胡氏曰：「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爲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喬衆纔七千，閉柵請降，諸葛觀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觀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僞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捨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諸葛觀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觀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爲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識拔。」胡氏曰：「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荆州識之於童幼也。」

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耶？」觀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爲晉兵所殺，并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

都亦曠世一事也。〔濟〕大悅，表陳預、蕃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惔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今王龍驤既破武昌，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渾曰：「渾聞於事機，而欲慎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難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爲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耳。」惔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爲上將，見可而進，豈得一須詔令乎？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渾不聽。王濟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望旗而降。濟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好興功役，爲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白：「唯。」遂並起收昏，吳主駭驛追止，已屠之矣。陶濬將討孫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胡氏〕曰：「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諜候不明，亦可見矣。」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時王渾、王濟及琅邪王柚皆臨近境，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柚，以請降。又遣其羣臣書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柚。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王渾遣信要濬，暨過論事。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入萬，方舟百里，鼓譟入於石頭。吳主皓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胡氏〕曰：「吳有荆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

而亡。」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爲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爲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爲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轅轅，而吳已降。充慙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夏四月，詔賜孫皓爵歸命侯。遣使者分詣荆揚撫慰，除其苛政，悉從簡易。琅邪王伷遣使送孫皓及其宗族詣洛陽。橫江，今和州。丹陽，在今歸州界。王濬破丹陽而後克西陵，則非江南之丹陽，並非枝江縣之丹陽城也。建平，卽歸州。西陵，今宜昌府。荆門山，在宜都縣西北五十里。夷道，卽宜都縣。樂鄉，今松滋縣東。巴山，在松滋西南十五里。江安，卽公安。吳南郡治此。巴邱，今巴陵縣。夏口，今漢口鎮。武昌，今武昌縣。秣陵，今江甯府。吳主所都也。零桂，謂零陵、桂陽二郡。零陵，今永州府。桂陽，今郴州。衡陽、衡山以南也。項，今項城縣。牛渚，在太平府東。楊荷橋，名在和州北。版橋，在江甯縣西南四十里。按王渾之兵，尙未渡江，版橋之戰，似在江北，恐非江甯之版橋，闕疑可也。三山，在江甯西南石頭城，今江甯西面城。）

杜預還襄陽，以爲：「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引潞水，浸田萬餘頃，開揚口，通零桂之漕，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揚口在天門西，卽中夏口也。自江陵東入漢川，詔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其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果如濤所言。）

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爲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皆爲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宏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勇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帝不聽。胡氏曰：「爲後諸胡亂華張本。」

惠帝元康六年，秦雍氏羌悉反，立氏帥齊萬年爲帝，圍涇陽。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冬十月，詔以處爲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爲新平太守，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涇陽今平涼府新平今邠州。）

七年，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爲國取恥。」彤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處軍士未食，彤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彤而亦不能罪也。（梁山在乾州西北六陌在州東十五里，其後張華、陳準皆以趙梁二王雍容驕貴，師老無功，胡氏以爲「師久不決，坐自困敝，不任軍事也。」）

九年，春正月，孟觀大破氏衆於中亭，獲齊萬年。太子洗馬陳留江統以爲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當其疆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胡氏曰：「漢元帝

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爲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一疆暴爲寇，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及秦始皇并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疆，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尙馬賢，僅乃克之。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中世之寇，惟此爲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罕、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遷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關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難者曰：「氏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甯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徒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子以今者羣氏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曰：「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遷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僅因

必海，遇否能通。今子遭做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胡氏曰：「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胡氏曰：「氏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胡氏曰：「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宏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彊，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邾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胡氏曰：「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正始中，毋邱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况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織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按中亭，今武功縣地。孟觀沈毅，有文武才用故也。）

永甯元年，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閭武詣益州刺史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

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厥爲己功，寢朝命，不以實上，衆咸怨之。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時流民布在梁益，爲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爲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辛冉及捷爲太守，未必以爲不可。尚舉別駕杜弼、秀才式爲弼說，逼移利害。弼亦欲寬流民一年，尚用冉、苻之謀，不從。弼乃致秀才版出還家。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苻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胡氏曰：「流民安於蜀土，雖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况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爲亂也。」）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數爲流民請留，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勝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驥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首豪，李任閻、趙上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日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見營柵衝要，謀揜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苻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于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從之。（胡氏曰：「閻式已覘知冉等之情。」）冬十月，特分爲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絕巖以待之。冉、苻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所虜矣，宜爲決計。」（胡氏曰：「欲一戰以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顛、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顛，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廣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胡氏曰：「辛冉爲廣漢太守，故稱之。尚言冉輕用兵，爲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今若之何？」於是六郡流

民共推特行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鎮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鎮統。又以兄輔爲驃騎將軍，弟襄爲驍騎將軍，進兵攻冉於廣漢。尙遣李旻、費遠帥衆救冉，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爲太守，進兵攻尙於成都。尙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胡氏曰：「李旻字叔平。」式前爲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胡氏曰：「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攸字景文。」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賁。胡氏曰：「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爲人傭作。」一室五分，復值秋潦，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爲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不過去九月盡集，十月進道，令達鄉里，何有如此也。一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爲將帥，閻式、李遠等爲僚佐。羅尙素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尙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郾水作營，連延七百里，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按廣漢，今潼川府遂寧縣。德陽，今劍州西。

太安二年

春正月，李特泝渡江，擊羅尙水上軍，皆散走。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羅尙保太城，

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以軍中糧少，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前將軍雄亦以爲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爲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尙。岱以阜爲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岱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尙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尙使叡夜縫出城，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尙。

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臯破德陽，奪襄碩任，臧退屯涪陵。三月，羅尚遣督護何冲、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驥拒紳，何冲乘虛攻北營，氏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冲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門自守。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朝廷遣侍中劉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容留沈爲軍師，遣席蕙代之。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臯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驥、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爲質於臯軍。胡兄離爲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臯軍。雄曰：「爲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奈何？」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爲魚肉，惟有同心襲臯，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臯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胡氏曰：「赤祖當在綿竹東，涪陵今綿州，非涪州。」按胡注極確。

新野王敬爲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爲亂。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爲羣盜。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更姓名曰李辰，募衆於安陸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戎役者多從之。昌遂據江夏，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爲民主。」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以馬尾作髻。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於障山。敬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爲豫州刺史，甯朔將軍沛國劉宏爲荊州刺史。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宏及前將軍趙駿、平南將軍羊伊屯宛。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

豫州劉喬擊卻之。詔以劉宏代，散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宏以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恆爲義軍都護，牙門將皮初爲都戰帥，進據襄陽。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於是荆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爲昌所據。昌更置牧守，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爲務。劉宏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於下雋山，其衆悉降。初，陶侃少孤貧，爲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郎中令楊暉薦之於顧榮，侃由是知名。旣克張昌，劉宏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胡氏曰：「謂羊祜。」）謂「吾後當居身處。」今觀卿必繼老夫矣。」時荆部守宰多缺，宏請補選，詔許之。宏敘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宏表皮初補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宏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宏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爲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宏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按義陽在桐柏縣西南，安陸縣屬德安府，石巖山在其南十里。江夏，胡注云：「在安州雲夢縣東南。」按雲夢縣今亦屬德安。障山在安陸縣東四十里。竟陵，胡氏引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軍，始有山路，迤邐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邱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者，石至此而首也。」按竟陵今安陸府天門縣也。下雋山，今通城縣之山。）

河間王容舉兵攻長沙王。又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容共攻。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今若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穎皆不從。八月，容、穎共表：「又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元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請誅元之、商，遣又還國。」詔曰：「容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

誅茲逆。其以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容以張方爲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爲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郎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羈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乙丑，帝如十三里橋。太尉又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軍宣武場。庚午，舍於石樓。九月丁丑，屯於河橋。壬午，張方裏皇甫商敗之。甲申，帝軍於芒山。丁亥，帝幸偃師。辛卯，舍於豆田。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爲壘。癸巳，羊元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胡氏曰：「白沙在鄴城東南，河橋，卽富平津，河橋十三里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按富平津在孟縣南，卽杜預所造河橋也。宣武場，在洛城北。芒山，在城西北，偃師縣在洛城東北。豆田，胡氏引晉書五行志謂「在洛城東」。清水，胡氏謂爲「清濟之水」。則今滎澤縣也，似同遠。疑今洛陽東，鞏縣之瀾水，如今人呼苦水鋪爲甜水鋪矣。」

太尉又奉帝討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爲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外引廩穀以足軍食。又旣戰勝，以爲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爲「又穎兄弟可辭說而釋。」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又分陝而居。」穎不從。又因致書於穎，爲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又不可。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壩，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蹙，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胡氏曰：「京師危感如此，又雖戰勝，安得久耶？」按此見兵家不可不知糧道也。千金壩，在洛城東，舊偃穀水以爲碓，今方法之，則水直下，而水碓不舂矣。」

永興元年。羅尚逃至江陽，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尚遣別駕李興詣鎮南將軍劉宏求糧。宏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宏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爲宏參軍，宏奪其手版而遣之。又遣洽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爲尚後繼。於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爲盜賊。宏大給其田及種糧，擢其賢才，隨資敘用。流民遂安。（按江陽縣今瀘州，巴東今夔州，巴郡今重慶，涪陵今彭水縣。）

七月己亥，東海王越奉帝北征，以越爲大都督，徵前侍中稽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爲？」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衆十餘萬，鄴中震恐。太弟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爲羣小所逼，卿奈何欲使孤東手就刑耶？」陳瞻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稽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胡氏曰：「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所以奉至尊，而奉之，恤所無也。」）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左右欲浣帝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胡氏曰：「孰謂帝爲慧愚哉？」）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按今安陽縣爲彰德府附郭縣，蕩陰今湯陰縣，又在安陽南。是年三月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十二月復廢爲成都王。

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爲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胡氏曰：「導參東海王越軍事。」）導敦之從父弟也，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

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勅關津：「無得出貴人。」（胡氏曰：「關立於經塗要會處，以稽出入津者，濟渡江河所必由之處。」）睿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胡氏曰：「舍長，守舍之長也。」）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胡氏曰：「元帝中興事始此。」）

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爲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爲積弩將軍。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斂首就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相與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宿衛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爲殿下盡死力者？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疎屬（胡氏曰：「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熲之孫，故云疎屬。」）豈能與殿下爭衡耶？殿下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胡氏曰：「穎奔敗而失權，卒如淵之言。」）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鎮之。淵請爲殿下以二部推東嬴、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以聰爲鹿蠡王。（胡氏曰：「光武初，南單于入居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按今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也。離石卽永甯州。）

二年。劉宏遺劉喬及司空越書，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宏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構於羣王，災難延於宗子，今日爲忠，明日爲逆，翻其反而。」胡氏曰：「言是非反覆之易，阿又穎容之事，誠如此。」互爲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杆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楚剝，萬一四夷乘虛爲變，此亦猛虎交鬪，自效於卞莊者矣。臣以爲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天下大亂，宏專督江漢，咸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甯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宏以從橫之事，宏怒斬之。胡氏曰：「益州之破，辛冉去羅尚，從劉宏冉以事向者，事宏猶將不免於誅，况以從橫說之耶？」史言劉宏忠純。」

初，廣陵度支陳敏，討平石冰之亂，遂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爲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爲劉祐所敗，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至歷陽，敏爲子景娶卓女，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爲右將軍，賀循爲丹陽內史，周玘爲安豐太守。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爲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爲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陽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爲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尙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菁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命僚佐推己爲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尙書，稱被中詔，自江入河漢。

奉迎鑾駕。太宰容以張光爲順陽太守，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宏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隨郡內史扈懷言於宏曰：「侃居大郡，統彊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宏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宏以自固。宏引爲參軍，資而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敏以陳恢爲荊州刺史，寇武昌。宏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爲戰艦，或以爲「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爲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南陽太守衛展說宏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宏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按：歷陽今和州，安豐今霍邱縣，順陽今淅川，廳東，胡氏曰：「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爲水軍，藏舟於河水。』」據此，長岐在江夏郡界，疑今黃陂縣地。）

光熙元年，甯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疆盛，州兵屢敗，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若臣已死，陳尸爲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甯州事。秀獎勵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按：五苓夷，甯州附塞部落之名，今雲南曲靖等府，卽寧州也。）

懷帝永嘉元年，陳敏刑政無章，不爲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爲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皇與東返，俊彥盈朝，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耶？」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慙，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發兵臨江，已爲內應，翦髮爲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敏使其弟廣

武將軍視將兵數萬屯爲江，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鎮衛，豈得就我耶？」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既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胡氏曰：「江西諸軍，謂劉準所遣臨江者也。」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胡氏曰：「橋卽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傍南岸。」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陽紀瞻共攻敏。敏自帥萬餘人攻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陽周安豐耳。」胡氏曰：「敏以顧榮爲丹陽太守，周玘爲安豐太守，故以稱之。」今皆異矣。汝等何爲？」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追獲之於江，乘戴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按爲江，今和州東北江津也。朱雀橋，今江甯府城南，秦淮水上橋。

西陽夷寇江夏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胡氏曰：「凡戰非有智巧，以出奇取勝，而以力角力者，莫過於朱伺之說矣。按西陽，今光州光山縣，其時山林未闢，故謂之蠻，猶宣歙謂之山越也。」

七月己未，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業。胡氏曰：「時周馥鎮壽春，督揚州之江北，故睿督揚州之江南。」九月戊申，睿至建業，以安東司馬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

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壹爲從事中郎，周玘爲倉曹屬，琅邪劉超爲舍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爲參軍。壹粹之子，闓昭之曾孫也。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胡氏曰：「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爲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胡氏曰：「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於江左。」）

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入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勒奔樂平。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甯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晞屢破彊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爲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儂貸人，將無後悔耶？」固求之，晞乃以爲督護。後犯滸，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胡氏曰：「苟晞字道將。」按苟晞破汲桑於東陽，桑退保清淵，則赤橋宜在臨淄州西。馬牧在荏平。樂平宜如胡注爲冀州之樂平，今平定州樂平廢縣，建安中所置縣也。）

三年，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卽位，以播爲中書監，繆允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太傅越疑朝臣貳於己，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胡氏曰：「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間，今又殺之，權勢之爭可畏哉。」）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寧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子邵曰：『食二萬，綏及弟機羨。」

汰修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胡氏曰：「何綏字伯蔚。」）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司馬光曰：「何曾議武帝偷情，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

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胡氏曰：「劉淵之識略，非聰、曜所能及也。」）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胡氏曰：「石勒起於胡羯，隸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遂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勳靜咨之。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分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耶？」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於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

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宏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宏與鮮卑段務勿麋擊石勒於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胡氏曰：「西明門，洛城西南頭第二門也。」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胡氏曰：「洛水過洛城南。」淵敕聰等還師，聰固請留攻洛陽。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胡氏曰：「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於洛水，旣爲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裹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修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胡氏曰：「西澗封田，皆當在壺關東南。」按今潞安府壺關縣境也。長平，今澤州府高平縣西北，長子在其北，屯留在長子北，襄垣又在屯留北，皆屬潞安府新興郡，在今嵐縣。飛龍山在正定府獲鹿縣南四十五里。黎陽，今滹縣。

四年 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璿及揚州刺史王敦，璿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璿遂反，進寇陽羨，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璿，斬之。玘三定江南。胡氏曰：「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今又誅璿，是三定江南。」睿以玘爲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按陽羨今常州府宜興縣。胡氏曰：「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鄉，丹陽之永世爲義興郡。」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襲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稱藩於漢。亂之初生，率由餓饉荒殘，卽餓饉也。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於涇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河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援京師，至汧口，聞簡敗，衆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涇陽，今南陽府鎮平縣。汧口，今襄陽府宜城縣地。自來京師仰漕於外，王衍無謀，惟知靜鎮，宜其及也。）

太傅越旣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鐘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

五年，太傅越旣與荀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尙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鈔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於項，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之，及於苦縣甯平城，大勝。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王澹，西河王喜，梁王禧，齊王超，吏部尙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敷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萑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胡氏曰：「勒欲存之，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萑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

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按苦縣，今歸德府鹿邑縣，甯平城在其西南。洧倉，今許州長葛縣。）

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敢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佛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戍戎，曜殺太子詮，吳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尙書閻邱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尙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耶？」（胡氏曰：「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王城郊，郛也。張方壘在洛陽西七里。平昌門，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宣陽門，南面，東來第四門。」按河南在洛陽城西四十里。平昌乃東頭第二門，東陽門東面中門，西明門西面中門，平陽府聰所都也。）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壺，爲從事中郎，江甯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

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武昌太守。

王彌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噉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噉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噉至東阿，勒游騎獲之，勒潛殺噉，而彌不知。彌聞勒擒苻苻，心惡之，以書賀勒曰：「公獲苻苻而用之，何其神也！使噉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於己，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苻其衆，袁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苻苻王讜，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於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胡氏曰：「勒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爲之。」）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按蓬關在開封府祥符縣南，已吾，今甯陵縣西南，葛陂，今汝甯府新蔡縣。）

周顛奔瑯琊王睿，睿以顛爲軍諮祭酒，前騎郡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顛曰：「我以中州多

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顓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胡氏曰：「以王導比管仲也。」）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周顓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耶？」衆皆收淚謝之。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敘，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爲宏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恤，漚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胡氏引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甯縣十里，近臨江渚，蓋近勞勞亭。」按宜在江甯縣西南二十里，西善橋之北。）

李璩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爲璩報仇。（胡氏曰：「素喜連、木丸津，二部也。」）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卽撫存之。廆少子鷹揚將軍翰（胡氏曰：「據載記翰於毳爲庶兄，毳廆第三子，則翰非少子也。」）言於廆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率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釋疾病，屬其孫弈於廆，釋卒，廆召弈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俊，幽州參軍抽，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扞扞千斤健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爲長史，俊爲參軍。（胡氏曰：「史言封氏諸子，遂爲慕容佐命之臣。」按李璩與王浚約，共輔王室，而浚有異志，璩討之。遼東太守龐本，素與璩有隙，因乘虛襲殺璩，故鮮卑爲報仇。史言慕容翰及封釋子孫，見得人以興。）

六年。石勒築壘於葛陂，誣農造舟，將攻建業。瑁瑯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饑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耶？」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胡氏曰：「言其不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宜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慮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爲吾不利耶？」（胡氏曰：「自古國於東南，率多爲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宥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旣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性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爲將軍，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馮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爲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按葛陂在汝寧府新蔡縣西北，汝水枝津也。胡氏引水經注曰：「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爲之。其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

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有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

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瀆不足顧也。且天下飢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入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竇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急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按東燕卽延津枋頭，胡氏引水經注曰：「淇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按今濬縣西南八十里淇門渡也。文石津在延津東北，棘津在其稍西，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

代公猗盧遣其子六修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率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率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修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劍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鎮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閱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瓊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按劉曜入晉陽，劉琨求救於代，故猗盧救之。汾東當在陽曲縣界，晉陽爲太原縣，在汾水西，蒙山，胡注引五代志：「晉陽有蒙山。」按在今太原縣西北五里。藍谷，其山南面谷名，非魏收志石艾之蒙山也。壽陽山，一作牢山，在太原縣東北四十五里，非注所云今壽陽縣也。徙居陽曲，今山西

省會與劉聰隔汾水，且近代之援也。）

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禪、文鴛從弟末杯，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於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壘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瑋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未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未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怯，擊北城爲突門二十餘道。」胡氏引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窰，突門旁爲囊，充窰狀，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燔薰之也。」杜佑曰：「突門，鑿城內爲闢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侯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爲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胡氏曰：「見其釋仗而寢，知其懈也，乃命萇出戰，所謂見兵勢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杯帳，不能克而退。末杯逐之入其壘門，爲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末杯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爲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末杯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皆勸勒殺末杯，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爲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於渚陽，結爲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杯與之燕飲，誓爲父子，遣還遼西。末杯在

塗，日南向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胡氏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近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未極也。若匹磾、文鴛，則終身與勒抗。」）游綸、張豺，請降於勒。（按苑鄉，今順德府任縣東北。渚陽，渚水北也。水出邢臺西北，東逕邢臺北，內邱南，任縣北，而入大陸澤。胡注非也。）

愍帝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爲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胡氏曰：「孫權自吳徙丹徒，曰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爲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按今鎮江府城也。淮陰，今清河縣。）

周顛屯潯水城，爲杜弼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弼退保冷口。侃曰：「弼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弼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弼遁歸長沙。周顛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睿召周顛，復以爲軍諮祭酒。（按杜弼攻王澄，澄擊弼於作唐，今澧州安鄉縣也。澄棄江陵，徙治孱陵，今公安縣也。尋朝命盾顛代之，而建乎流民，叛迎杜弼，顛狼狽失據，故屯潯水城。据事論之，不得在潯陽，而冷水亦非注所云云也。考澧州有潯水，楚辭：「望潯陽兮極浦。」潯潯音近，疑當爲澧州境。慈利縣，本漢零陽縣，零水，今澧水也。故傳寫以冷爲零。沔江，注言卽沌口。按沔口，今漢口，在漢陽縣北。沌口，在縣西南。）

漢趙梁謂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梁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冬十月，庚寅，

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染焚龍尾及諸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壬辰，將軍麴璆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癸巳，染引還，璆追之，與璆遇於零武，鑿兵大敗。璆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璆引歸平陽（射雁樓在長安城中）。胡氏曰：「龍尾者，依城築道，陂陁漸高，登陣所由之道也。」按卽今城坡。逍遙園在城北，阿城在城西。零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一名零武鄉。

二年，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成等起兵，逐楊難敵，難敵去，成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爲梁州刺史，任回爲甯州刺史，李恭爲荊州刺史，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希，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沖歸，朱提審炤、建甯爨、建甯爨，皆歸之。已，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琊微弱，遂爲石勒所滅，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按楊難敵地，今成縣。漢中，今漢中府。成北界也。涪陵，今彭水縣。成東南界也。漢嘉，今雅州府。成西界也。朱提，縣，今屏山縣南。建甯，今曲靖府南甯縣。成西南界也。）

石勒篡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吾後患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復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於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布效。琨大喜，移檄州郡。（胡氏曰：「浚、琨爲勒所玩弄而

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三月，勅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既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孰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臺，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於襄國。浚自投於水，東而出之，斬於襄國市。籍浚將佐親戚家資，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卷，鹽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置守宰而還。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於漢。（按易水下注巨馬河，在今保定府新城縣。）

三年，陶侃與杜弼相攻，弼使王貢出挑戰，侃遙謂之曰：「杜弼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甯有白頭賊耶？」貢初橫脚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脚，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侃。弼衆潰遁，走道死。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胡氏曰：「長沙，弼之巢穴。」按南平，今公安縣。）

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琦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甯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琦於襄陽，爲兄子娶，琦女，遂聚兵萬人，與琦分據漢河。陶侃旣破杜弼，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時苗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郎將周

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復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臨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甯。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

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宋伺及安定皇甫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廩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衆情憤惋，又以廩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涇口。西迎杜曾，廩爲攀等所襲，奔於江安。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廩。廩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敦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宏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宏爲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碩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宏及廣州將溫邵、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宏遣使僞降，侃知其誑，進擊宏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於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宏詣王敦降，廣州遂平。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按涇口今漢陽府漢川縣地，鬱林今潯州府貴縣南。始興今韶州府小桂，胡氏謂爲桂林，陶真白謂爲桂陽，恐皆非。此當在肇慶府界，未詳所在，爾非小沛下相之比也。）

四年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遽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

間給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礪石谷，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允性仁厚，無威斷，喜以爵位悅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鎮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然思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曜進至涇陽，謂北諸城悉潰，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慕生與之，既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速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八月，曜逼長安，焦嵩、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宏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造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有麴數十，麴允屑之爲粥以供帝，旣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嘆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若許綝以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欺人，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爲戮之。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麴允自殺。漢主聰以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以索綝不忠，斬於都市。《胡氏曰：「晉北地郡領

泥陽富平二縣。按泥陽，今耀州。富平，即今富平縣。礪石，谷，今同官縣北之石盤山。靈武，今咸陽縣東有靈武故城，非在今富平夏府界之靈武也。涇陽，依胡注，泛指涇水之北，今三原、高陵、涇陽等縣皆是也。

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於坵城，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之。其澹衛雄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外鈔胡賊之牛羊，閉關守險，務農自兵，待其服化威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爲之聲援。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強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願珪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韓據棄城走，并土震駭。（樂平，今平定州南，建安中置郡。坵，當依注作沾。漢沾縣，即今樂平鄉也。胡氏曰：「廣牧在朔方，漢末移置涇南，屬新興郡，非故地也。」按此注極確。此廣牧在平定州壽陽縣。）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胡氏曰：「胸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咸黜異圖，用融前烈。至於世祖，遂享皇極，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於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武皇既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師尹無具瞻之貴，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恥向失所。胡氏曰：「言所恥者非所恥，所尚者非所尚也。」學者以莊老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爲灰塵矣。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隱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胡氏曰：「劉實字子真，著崇讓論。」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胡氏曰：「劉頌字子雅，作九班之制。」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于舅姑，有殺戮妾媵。胡氏曰：「二事皆賈后爲之倡。」父兄弟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卷十四 通鑑晉紀

元帝建武元年。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胡氏曰：「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新鄭。」按今新鄭縣屬開封府。

宏農太守宋哲奔江東。辛巳，至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兼及官屬等，共上尊號。王不許，兼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即晉王位，大赦改元。

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有司請立太子，王從之，立世子紹爲王太子；封次子哀爲琅邪王，奉恭王後。又以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驃騎將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邵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嶠，羨之弟子也。嶠之從母爲琨妻，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爲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琅邪王承制江東，爲四海所係屬，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猜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士遼東高詣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胡氏曰：「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八月，杜曾誦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王廆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廆曰：「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胡氏曰：「言當大爲部分，以備曾掩襲。」）未可便留。廆性矜厲自用，以伺爲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廆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爲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或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廆於甌山，病創而卒。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威震江沔。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胡氏曰：「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晉以左右翼爲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允，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迫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按揚口壘，今安陸府天門縣。甄山，胡注以爲在竟陵，今漢川縣地。女觀湖，在江陵縣東北。沔口，今漢口鎮。沌陽，在漢陽縣西。武當山，在今襄陽府均州。

太興二年，平州刺史崔恚，自以中州人，望鎮遼東，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約滅廆分其地。恚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恚不從。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爲崔恚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爲合而來，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恚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胡氏曰：「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輪於徒河，輪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爲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輪請爲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并兵爲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持其無備，必破之策也。」廆乃聽輪留徒河。悉獨官聞之曰：「輪素名

驍果，今不入城，或能爲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爲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爲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既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廐，出兵大戰。廐使其子就與長史裴焜將精銳爲前鋒，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廐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衆皆惶擾，不知所爲，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按徒河縣，今錦州府錦縣。大棘城，廐所都，在錦州府義州西北。）

三年，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飢，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胡氏曰：「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以實也。」）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邱，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邱，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感。先是，趙固上官己、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胡氏曰：「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爲間。」）時遣游軍僞鈔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於晉，逖練兵積穀，爲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爲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胡氏曰：「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於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胡氏曰：「逖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爲逖修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逖推鋒越河之心。」按陳川者，浚儀縣蓬

陂塢主，自稱陳留太守者也。川降石勒。故城在今開封府祥符縣北。汴水在其縣北。東燕城，在今延津縣。封邱縣，在延津東南。雍邱，今杞縣。

四年。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孔獲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鴛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爲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民失所望，誰復爲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爲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爲復戰？請釋仗。」文鴛罵曰：「汝爲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故令汝得至此。我甯鬪死，不爲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鄆。胡氏曰：「羅馬披意卽障泥也。」前執文鴛，文鴛力竭被執，城內奪氣。匹磾欲單騎歸朝，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與觀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爲冠軍將軍，文鴛爲左中郎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并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爲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久之，與文鴛、邵續皆爲後趙所殺。按厭次，今武定府惠民縣。

永昌元年。王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詭鯁爲長史。敦將作亂，謂鯁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鯁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正月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爲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

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舍，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顛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顛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甯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承，請承爲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廡惺爲長史，會惺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相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惺曰：「大王不以惺兄弟狼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羆，以惺爲長史，以其弟望爲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廡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耶？」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願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

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尙疑之，騫曰：「今旣不爲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大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舍所能禦哉？迺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尙何顧慮耶？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陽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爲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爲逆臣，死爲愚鬼，永爲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爲君之計，莫若僞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發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恆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爲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止尙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按建昌郡，今岳州府衡陽，今湘潭縣。舂陵縣，今永州府甯遠縣西北。湘東郡，今衡州府衡陽縣。江西，胡氏注云：

「戴淵時鎮合肥，在江之西也。」

二月，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於道，隗岸憤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邃，左衛將軍虞，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胡氏曰：「周顛字伯仁，欲使顛保護導，以全其家也。」）顛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顛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宏，方寄卿以百里之命。」（胡氏曰：「王導字茂宏。」）是何言耶？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顛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虞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虞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州諸軍，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宏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宏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宏。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威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顛、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鞶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鞶，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瑯，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廡，帝執其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爲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顛曰：「伯仁，卿負我。」顛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爲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胡氏曰：「言太子既有鈞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爲信然。敦謀遂沮。帝召周顛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官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顛曰：「二官自如明詔，臣等尙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顛避敦，顛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甯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耶？」敦參軍呂猗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顛、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胡氏曰：「周顛，汝南人，戴淵，廣陵人。」）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耶？」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顛及淵，顛被收，路經大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譽，悖亦非阿黨，而救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耶？」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

「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議？」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甄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於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糧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鸞虞幡駐卓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胡氏曰：「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徑還襄陽。夏四月，敦還武昌，魏乂等攻湘州，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乂拔長沙，承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惓，子弟對之號泣。惓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爲忠義之鬼，亦復何恨？」乂以檻車載承及易雄，送武昌。桓雄、韓階、武延從承，不離左右。乂見雄姿貌非凡，殺之。階延執志愈固。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怆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旣而遣人潛殺之。（按石頭城，今江甯府城西北隅，城因今清涼山爲壘，俗曰鬼臉城，言石狀奇險也。金城，在句容縣北江濱。豬口，在今漢陽府沔陽州彭澤縣，今屬九江府。湘州，卽長沙也。）

明帝太甯二年。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帟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左長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使宋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境內。

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耶？」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

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諸嶠者，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胡氏》曰：「錢鳳，字世儀。」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爲丹陽尹，且使鳳伺朝廷。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未及飲，嶠僞醉，以手版擊鳳，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胡氏》曰：「溫嶠，字太真。」敦以爲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讓？」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爲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寡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將事。庾亮領左衛將軍，吏部尚書，卞壹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胡氏》曰：「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衆以犯關，雖諸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德周戴石頭之事。微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中堂。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爲敦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尙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玩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茲，敦以隕整，鳳承凶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

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爲敦所援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豫年違離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乃上疏以誅敦。臣溫嶠等爲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甯南岸，人情凶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茲逆，謂兄當抑制年運，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者佞臣亂朝，人懷不甯，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於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耶？」胡氏曰：「王應字安期。」自開關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爲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爲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胡氏曰：「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應謀篡。」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大小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爲六軍之首，寧爲忠臣而死，不爲無賴而生矣。」含不答。天以爲「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鑿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鈔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爲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旣往哉？」帝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

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暉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敦聞舍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敦尋卒，應秘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璠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胡氏曰：「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爲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於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允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於青溪，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胡氏曰：「荊州，王舒、江州，王彬。」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爲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踞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按丹陽，今江寧府江寧南岸，秦淮南岸，柵塘也。晉時緣秦淮兩岸作塘，樂湖，今日後湖，卽元武湖也，在臺城北。竹格，渡，秦淮津名。南塘，疑今八府塘。鳳已渡秦淮，不得在其南也。青溪，今日大陽溝，於今四象橋入秦淮。吳興，今湖州。江甯，今江甯縣西南六十里之江甯鎮。闔廬洲，在江甯府東北，江中。）

三年。五月，以陶侃爲征西大將軍，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桴楸者，牧豬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灑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爲？」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胡氏曰：「皆令籍記而典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溼，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侃所儲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鎮東將軍呼延護帥荆司之衆，自滎澗而東。胡氏曰：「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護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爲荊州，此所謂荆司，皆晉司州之衆也。」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戎，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與岳戰於洛西，岳兵敗，中流矢，退保石梁。虎作塹柵環之，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護，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大破之。曜屯於金谷，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澗池。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氏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遂攻王騰於并州，執騰殺之。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悲成疾。郭默復爲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爲

境矣。按石梁在鞏縣，今日黑石渡。入特阪，在新安縣南。金谷在洛陽縣北。

成帝咸和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爲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胡氏曰：「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亮不從。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心縱毒蓋，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爲外援，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爲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近遠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郎將郭默爲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庾冰爲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之，卽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誓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耶？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爲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尙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

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胡氏曰：「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允爲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統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爲左衛將軍，侍中褚翼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胡氏曰：「宣城之西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爲寇亂。」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寧安。」辛未，彝遂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彝退保廣德。按阜陵，今和州西三十里，故城在全椒縣東南。雷池在安慶府望江縣姑孰，卽當塗縣。胡氏曰：「慈湖在太平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沂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深淵，自此過白土磯入慈湖夾。」按在今江甯縣西南八十里。宣城，今甯國府蕪湖縣屬太平府廣德州，在宣城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於尋陽。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於陵口；合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允等軍，及峻戰於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瞻、盱隨父後，亦赴敵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於宣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允俱奔尋陽，將行，願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亮曰：「今日之事，不容

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胡氏曰：「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施工，自恨之辭也。」）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翼卽入上閣，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帝以劉超爲右衛將軍，使與鍾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饈。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爲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爲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租約爲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蓬蔭覆之，吟嘯鼓柁，泝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爲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爲吳國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鑿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爲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蘇峻南屯于湖。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豫，願命爲恨，答曰：「吾疆場外將，不敢越局。」（胡氏曰：「謂內輔外禦，各有局分，不敢踰越也。」）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使

謂之曰：「仁公且守。」胡氏曰：「漢魏以來，率呼宰輔岳牧爲明公；今嶠呼侃爲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鎮，皆歸重於侃也。」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榮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况自爲攜貳耶？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尙書。胡氏曰：「以侃爲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尙書也。」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遣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唇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獄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願，綢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唯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疆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胡氏曰：「謂侃子瞻爲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若復召兵還，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甯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胡氏曰：「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爲多。」五月，陶侃帥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

「庾元規乃拜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耶？」即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甯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爲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纒繆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雷台，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爲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瓊珮以爲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宏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於茄子浦，嶠以前兵習水。蘇峻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租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丘嶠前鋒，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敵，不上岸擊之耶？」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由是饑乏。嶠表寶爲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於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於蔡洲。侃屯查浦，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胡氏曰：「彝自廣德進屯涇縣。」

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見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諸軍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胡氏曰：「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既逸郗字，後人遂改鑿爲監。」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慶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龔溢口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遇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胡氏曰：「宣時屯皖，馬頭山。」寶往救之，爲渙所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躡鞍，拔箭，血流滿髀，還擊渙，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於溫嶠。寶進攻祖約軍於東關，拔合肥，戎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爲內應。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戎申導攜二子與永，皆奔白石。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

食，僕便欲西歸，更思夏算，徐來殄賊，不爲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胡氏曰：「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爲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彊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耶？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効，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如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賁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義衆，鎮壹三軍耶？」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胡氏曰：「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之兵自解。」）侃從之。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允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允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允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耶？」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將回趨白木陂，馬墮，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擲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胡氏曰：「一鼓禽峻，果如溫嶠之言。」）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

自守。濕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胡氏曰：「牛渚山，在當塗縣北二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按今太平府東北采石鎮，即牛渚陵口。胡氏以爲東陵口，非也。當爲秣陵口，以峻由小丹陽來也。疑今橫山麓。蔣陵，今曰龍額，覆舟山在其西南，與相接。小丹陽，在秣陵南三十里，今江寧府城南九十里，爲自太平至城東路。西陵，疑覆舟山東。顧宛溪，以爲松陵岡者，誤方位矣。青溪，在今淮，青橋北。雲龍門，正殿門。宣城，正南門。苑城，一曰臺城，以有臺省寺監，故名。太極前殿，正殿也。姑孰，水名，在太平府南。吳國，今蘇州府。會稽，今紹興府。于湖，即太平府。吳興，今湖州府。義興，今荆溪縣。茄子浦，在城西南，大勝關江口。石頭，在茄子浦東北約二十里。蔡洲，直今北河口。江查浦，在今饒虹橋沙門浦，在今上新河。烽火樓，今戍樓。一曰望臺。宣城，今寧國府。涇縣，今其屬縣。蘭石，在其東北。今猶有石城。白石壘，今師子山下。江乘，在句容北。今龍潭。京口，今鎮江府。大業，在丹陽縣北。曲阿，在其南。即丹陽縣慶亭，在其東。湓口，今九江府德化縣。西皖，今安慶府懷寧縣。東關，須水東，在今巢縣。合肥，今廬州府附郭縣。白木陂，宜在今老菜市。注言東陵之東，非也。由橫江濟江者，率由慈湖板橋、新林、查浦，今峻由小丹陽，則由湖而至橫山、脚、秣陵關，此皆金陵所宜備也。）

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爲何如？」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中山公虎進據石門，勒自統步騎

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塢，勒請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於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於鞏訾之間。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耶？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於西陽門。胡氏曰：「西陽門，城西面南頭第一門。」勒躬貫甲胄，出自闔闔門，夾擊之。胡氏曰：「闔闔門，洛城西面北頭門。」曜少而嗜酒，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踟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於冰上，被創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耶？」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衛送曜，曜瘡甚，載以馬輿，使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曜曰：「吾謂卿等久爲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耶？我殺石佗，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久之乃殺曜。（按曜破石虎於高候，在開喜縣北，故曰乘高候之勢。金墉城，洛陽西北隅小城，石門，今日闕，在滎澤縣北，舊滎澤出河處也。大塢，注引水經，注以爲靈昌津，在今延津縣。成皋關，在汜水縣洛水之東，洛水在鞏東，洛陽城之東，訾，杜氏注左氏云：「在鞏縣西南。」高馬關，在洛水東，今亦屬汜水縣。重門，在今輝縣西北，盟在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永豐小城，宜在邢臺縣。）

四年。春正月，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冠軍將軍趙允遣部將甘苗擊祖約於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衆出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關？」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備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叢，并其二子播充、孫恭，及彭城王雄。陶侃與任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張健疑宏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按延陵，今江陰縣南，故鄣，今安吉縣北，平陵山在溧陽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夏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翼爲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始安忠武公溫嶠卒，以劉允爲江州刺史。陶侃、郗鑒皆言允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允以怙侈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憂，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胡氏曰：「溫嶠爲平南將軍。」）允矜豪，日晝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爲右軍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以情懇於允。（胡氏曰：「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允曰：「此

非小人之所及也。」（胡氏曰：「晉以後，文武之士，率稱小人，今西北之人猶然。」）默將赴召，求資於允，允不與；默由是怨允。允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保露見之。默常切齒。臘日，允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允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允官。」書下，允不即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爲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爲然。帥其徒侯旦，門閭襲允，允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允下，斬之，出取允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允首於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允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旣而停允故府，招引誰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胡氏曰：「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於武昌。」）

五年 春正月，劉允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允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并寫中詔呈侃。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詔，豈敢爲此？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允爲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復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發使上表言狀，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即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允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耶？」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豈肯同郭默耶？」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爲掾，上宣爲武昌太守。郭默欲南據豫章。（胡氏曰：「欲自尋陽而南據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爲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

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侃斬默於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鎮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史言王導之懼謬遂非也。湓口，卽德化縣之湓浦。）

七年，趙主勒大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羣臣皆頓首稱萬歲。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秋，趙郭敬南掠江西，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及南中郎將桓宣，乘虛攻盱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於涅水，破之，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遂拔襄陽。侃使宣鎮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親帥民芸穫。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爲亞於祖逖。周訪（史終言宣守襄陽之功。胡氏曰：「江西謂郟城，以東至歷陽也。」蓋自黃州府以下，至安慶、廬州和州地也。涅水，在今南陽府新野縣。）

九年，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都尉石琮，城大募輿，並力拒守。（胡氏曰：「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大。」）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士皆重袍蒙楯，作飛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堅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慕容璉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奔等共救之。璉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爲前鋒直進，封奔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汗兵大敗，死者大半。奔整陳力戰，故得免。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爲將當務

慎重，審己量敵，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黜多權詐，好為潛伏，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我縣軍深入，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禽，無有餘理，卿正慮遂滅，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爲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復還理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爲大國之計，且相爲惜功名耳。」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胡氏曰：「史言翰雖身在外，乃心宗國。」按徒河，今錦州府錦縣柳城，今土默特右翼旗牛尾谷在其北。）

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甯八州刺史印傳檠戟。（胡氏曰：「自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之。」）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統領文武。（胡氏曰：「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願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胡氏曰：「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也。」）乙卯，卒於樊谿。（胡氏曰：「觀陶侃在西藩顛末，豈有非望之圖哉？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耳。」）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誥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諡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胡氏曰：「史言陶侃爲名流所推重如此。」按樊谿，即今武昌縣之樊口也。）

咸康四年，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檠如趙，聽師期。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悉拜龍騰中郎。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柝豹爲橫海將軍，王華爲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榆律，支雄爲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爲冠軍將軍，帥步騎七萬爲前鋒，以伐遼。三月，趙檠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

攻掠令支以北諸城。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并力禦之，而更與燕鬪；燕王自將而來，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爲卿所誤，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旣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趙王虎進屯金臺，支雄長驅入薊，段遼所畧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爲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取於迎降耳，無能爲也。」遂過之。至徐無，段遼以其弟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棄令支，奔密雲山。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爲愧。」翰北奔宇文氏。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謹、崔悅等封府庫請降。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遣其子乞特真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虎入令支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敘之。（易京，今順天府雄縣。漂榆津，在天津府天津縣。大棘城，慕容氏之都，今錦州府義州西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金臺，在易州東南。燕山，在玉田縣北。徐無，在遵化州西。密雲山，在順天府密雲縣南二十里。）

趙王虎以燕王旣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虎怒，鞭之。旣聞之，嚴兵設備。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旣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對曰：「趙兵雖彊，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爲也。」五月，戊子，趙兵進逼軹城。燕王旣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兵彊穀足，不可復敵。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奈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旣乃止，然猶懼形於色。元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彊寇在外，衆心恟懼，爭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當自彊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

所向披靡，斬獲而還。於是士氣自倍。懿問計於封弈，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彊，無能爲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懿意乃安。或說懿降，懿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趙兵四面蟻附緣城，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引退。懿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之爲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胡氏曰：「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種，石虎養冉閔併其種類而夷之，蓋天道也。」按棘城，燕都，今錦州府義州西北內黃縣，屬彰德府。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既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以尙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爲秋司馬。燕王懿自帥諸軍迎遼，遼密與燕謀覆趙軍。懿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爲燕所執。趙將軍茹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爲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懿。懿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爲左常侍，以崔慙之女妻之。懿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爲郎中令。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按三藏口，今承德府灤平縣。

五年，夏四月，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尙彊，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河，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鑿議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以爲：「時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之可否，繫胡之彊弱。胡之彊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爲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內難既平，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擒石生，誅石聰如拾遺，取郭權如振槁，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

爲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謂之無能；夫百戰百勝之彊，而以不拔一城爲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所爭者疆場之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鎮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豈得以襄陽爲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河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始不能勝也。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比三鎮反爲其用。胡氏曰：「洛陽關中而曰三鎮，併郭權據上邽爲三也。」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彊，不及石虎；河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河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胡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胡氏曰：「言祖逖與石勒對境時，勒僅有河北之地，比之今來，石虎據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然此但論征西既至之後耳。胡氏曰：「謂既至中原之後也。」尙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河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沂流，首尾百里。胡氏曰：「言水狹而急，舟不得駢爲一列而進也。」若胡無宋襄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胡氏曰：「南便於用舟，北便於用馬。」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胡氏曰：「蔡謨之議，量彼量己，深切著明，後郝鑿薦之自代，蓋有見乎此也。」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秋八月，南昌文成公郝鑿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胡氏曰：「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度者，以兵威逼遷之也。」）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胡氏曰：「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鎮，

渡江而北，故鑿云然。太常臣謨，平簡真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爲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鑿卒，卽以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胡氏曰：「此瑯琊，謂古瑯琊郡。趙旣取譙郡彭城下邳，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瑯琊，城壁相望。南瑯琊在江乘之蒲洲上，渡江而西，歷陽合肥，至壽春，皆晉境，趙未能置城壁也。」按壽陽卽壽春，晉避簡文帝太后諱改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城，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羶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胡氏曰：「吳都武昌，故屯重兵於邾城。」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及庾亮鎮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玉虎惡之，以夔安爲大都督，帥石鑿、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兵五萬人，寇荆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河陰。胡氏曰：「水南爲陰，卽河南也。」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河南。胡氏曰：「晉人蓋置戍於河南，以備津要。」宋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夔安進據胡亭，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事趙。安進圍石城，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於幽冀。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鎮石

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爲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鎮蕪湖。（武昌今武昌縣，邾城今黃州府，與之南北相直，時江北無他城鎮屬晉者，河陰卽河南，疑宜城縣界。白石注引柵水則在今巢縣，胡亭據注乃今潁州府石城，卽竟陵郡，今安陸府鍾祥縣。史言庾亮書生識度遠，魏陶桓公也。）

趙王虎患貴戚衰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爲御史中丞，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爲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鎮令支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燕王統以榷盧城大悅，縮爲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縮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逼近燕境，數遭攻襲，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令支，今永平府遷安縣西，凡城，今承德府建昌縣西。）

六年，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於樂安城。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自幽州以東，至白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欲以擊燕。燕王統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統帥諸軍入自罽謁塞，魏趙戎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略三萬餘家而去。（按樂安在永平府樂亭縣，白狼，今承德府建昌縣，宛陽，胡注以爲閔馬臺，則在臨漳縣，罽謁塞，今古北口，武遂津，在安肅縣西，高陽縣，今屬保定府。）

讀史兵略卷十四

